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11
1 Octo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5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奥斯曼先生 (副主席) (索马里)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阿齐兹先生	(伊拉克)
迪兹达雷维奇先生	(南斯拉夫)
姆万加莱先生	(肯尼亚)
贾比尔先生	(科威特)
佩奥利先生	(古巴)
希萨诺先生	(莫桑比克)
菲拉利先生	(摩洛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115/A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阿齐兹先生 (伊拉克): 主席先生, 我愿对你当选为本届联大主席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我们对你的当选特别感到满意, 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与我国有长期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 我坚信, 你的能力和你丰富的经验将保证这届大会取得成功和积极的成果。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 德皮涅斯大使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本届大会是在国际关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是由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 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加剧, 不断增加的各种形式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和进行侵略所造成的。 最后, 还是由于国际经济的严重恶化所造成的。 这使我们大家都身受其害。

维持和平是本组织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 和平能保证各国人民的主权、安全和尊严。 因此, 《联合国宪章》赋予我们大家保护人类这一崇高目标的集体责任绝非偶然。

维护和平的责任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减缓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局势, 以建立国际关系发展所需要的稳定。 因此, 我们有责任敦促两个超级大国共同努力, 建立国际缓和。 没有缓和就不可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建立牢固的基础。 毫无疑问, 裁军, 特别是核裁军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继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能够为发展进程提供巨大的物质和人力潜力。 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对苏联在裁军领域所提出的积极倡议表示赞赏。 我们希望, 美国将对这些倡议作出积极反映。

我们对实现和平所肩负的集体的责任要求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条款,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些区域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 我们呼吁在尊重有关各国的主权、不干涉内政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阿富汗、柬埔寨和

中美洲问题。这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加强他们的团结并迎接重建国家和发展的挑战。

我们还必须肩负起责任，反对所有形式的外国统治并要把南部非洲人民从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实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继续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顽固地公然违反所有人都平等的人道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伊拉克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独立进行的斗争，支持南非黑人为获得平等、自由和尊严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还支持对种族隔离制度实行制裁，这符合《宪章》的原则。

我们的区域、特别是我国正在继续受到侵略，我们是世界上最需要和平、稳定和构成联合国基础的原则备获执行的区域。

几十年来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仍然不断受到军事袭击和种族灭绝行为，目的是消除他们的民族特征。巴勒斯坦人受到各种压力和阴谋的玩弄，这种企图就是要歪曲事实，把屈服和投降的解决办法强加给阿拉伯民族。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一直在进行这些非法和非人道的行动，完全无视人道主义原则、《联合国宪章》和决议。在种做法已使阿拉伯地区处于长期危机的状态之中、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和以色列的非法行为还不仅限于在国外散居的巴勒斯坦人，还影响了那些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的人，使他们面对着种族歧视、驱逐出境、驱逐家园、违反人权、没收财产、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和其他各种措施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目的是歪曲和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特征和文化遗产。

巴勒斯坦人民不能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返回家园、决定自己命运、根据自己的独立意志建立自己的国家，就不能够在中东实现和平与稳定。伊拉克最有

力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当愿望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民族的侵略行动已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但在这一地区采取这种行动中，以色列已不再是单枪匹马。因为已经发现在过去7年中，有一个盟国和它抱有同样的目标，使用同样的恐怖主义、侵略和讹诈的手段，目的是控制阿拉伯地区、破坏其团结、将其分裂为各个部分和互相残杀的种族主义的小国，剥夺其重新建设和进步的历史机会。

当今在黎巴嫩正在发生的是突出的表明了这种相似之点，特拉维夫和德黑兰政权正在黎巴嫩扩大混乱、无政府状态、屠杀和破坏。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这两个反常的政权和他们的代理人才能够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国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我们坚决支持黎巴嫩人民为争取和平、稳定和民族团结、消除种族主义对自己领土的占领、结束对自己内部事务的外来干预所进行的斗争。

在这一地区的另一边，伊朗政权正在通过类似的办法推行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同样的目标。伊朗正在试图侵略、扩张、战争和讹诈来强制推行种族主义霸权。恰恰是为了这一目标，伊朗统治者在1980年9月4日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并从那时起一直在继续这场侵略。

伊朗对伊拉克的武装侵略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尽管过去多次向本组织提交了关于这场侵略的事实，但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将这些事实告之大会，这不仅是为了重复，而是因为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实际上重复了1980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态。的确，现在发生的事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

1979年，也就是现政权在伊朗接管权力的那一年，伊拉克的利益一如既往，是要维持这一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保持与邻国和整个世界尽可能友好的关系。伊拉克没有任何意图与邻国或与任何其他国家制造麻烦。

另一方面，霍梅尼政权却通过了一个已经载入其新宪法的政策，他据此认为自

己对所有穆斯林的事务有宗教管辖权。那一政权开始以武力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国外，把伊拉克作为第一个目标。

出口革命的政策是伊朗政权的基石，这是伊朗政府并不否认的一个事实，的确伊朗统治者认为这是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为此动员了伊朗所有的潜力和资源，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还在整个世界雇佣代理人。在奉行这一路线时，伊朗采取了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理论：“只要目的纯正可以不择手段。”

这一侵略政策不符合这个已经长期摆脱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的精神，根据这一政策，伊朗当局在整个1979年和1980年的前9个月开始了对伊拉克的长期的侵略运动，这一运动导致了两个多年来成功地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的邻国之间战争的爆发，霍梅尼政权把推翻伊拉克的社会政治体制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并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和不容置移的权利。伊朗政权试图在伊拉克扩大恐怖主义和破坏行为，利用伊朗人进行这些活动，并煽动伊拉克内的公众抵抗情绪，目的是使政府和及其机构瘫痪。伊朗的统治者公开呼吁暗杀伊拉克的高级政府官员，并实际上派遣伊朗特务去执行这种任务。伊朗政权邀请巴扎尼傀儡集团返回伊朗，开始向它提供援助和进行反对伊拉克破坏活动的手段。这不仅违反了1975年使伊朗有义务不支持上述集团的协议，并实际上是公然宣布伊朗不再准备遵守上述协议。伴随着这些行动和措施使伊朗几乎每天发表众多的声明，对伊拉克、和伊拉克的主权和安全进行侵略威胁，发誓推翻伊拉克合法政府。

此外伊朗军官在推行这种方针时相互竞争，今天他们仍然在作这种竞争。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伊朗军官在支持伊朗政权的侵略政策时叫嚷得越响亮，表现得越肆无忌惮的好战，他就越可能有机会得到霍梅尼的欢心和支持。

此外，在1979年和1980年中对伊拉克的边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破坏。从1979年2月至1980年9月，伊朗军用飞机入侵伊拉克领空249次。从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瑞士越界对伊拉克边境哨所进行开火平攻击，炮击，阻碍阿拉伯——伊拉克的主要干线——的航行，对平民中心进行轰炸的行为

次数超过244次。从1980年8月至1980年9月，伊拉克民航机遭到3次炮击。从1980年1月至9月，伊拉克的经济工厂和石油设施遭到7次炮击。

在发生这些蓄意行为的整个时期，伊拉克都寻求通过外交途径与伊朗统治者进行对话，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他们采取的这种侵略方针，希望他们能服从道理，遵守国际法的原则。尽管伊拉克政府递交的关于伊朗侵犯的正式照会多达293件，所有照会均无结果。

1980年9月4日，伊朗武装部队用175毫米重炮炮击伊拉克城镇哈纳金、曼迪利、苏尔巴蒂亚和纳夫塔哈纳时，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场炮击是从根据1975年协定应该归还给伊拉克的伊拉克领土上发出。伊朗政权不仅拒绝交还这些领土，反而在那里聚集军队，这样顽固的从两个方面威胁着伊拉克的主权和安全：第一，顽固地军事占领伊拉克的领土；第一，顽固地从这些被占领的伊拉克领土上重炮轰击伊拉克城镇。

尽管伊拉克于1980年9月7日提请伊朗注意这种违背伊朗国际义务的行为，要求伊朗政府停止对伊拉克领土的军事侵蚀，伊朗的炮击仍然有增无减。这样伊拉克别无选择，只有根据《宪章》和国际法行使其正当自卫权，驱逐伊朗占领者。这样伊拉克于1980年9月8日和11日谨慎地向伊朗政府致函，每一次都试图使伊朗政府注意有必要履行其国际义务，包括《1975年的协议》。

根据伊朗态度的这种明显的证据，在递交1980年9月11日照会之后等了整整6天之后，伊拉克政府确信伊朗政府是要蓄意破坏《1975年协议》，以及该协议所包含的全面解决的基本内容。伊朗单方面废除该协议，为的是要摆脱其有关划定边界线和不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所承担的义务，从而能继续其对伊拉克城镇和设施的军事行动，从而实现霍梅尼的推翻伊拉克合法政府，把我国变成伊朗的一个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因此，伊拉克看到伊朗从言行上废除了《1975年协定》之后，已别无选择，只得根据该协议第四段和作为该协议基础的《国际边界和陆邻条约》第4款认为该协议已经无效。

伊朗对伊拉克于1980年9月11日发出的外交和法律倡议充耳不闻。事实上伊朗领导人把这种倡议称之为伊朗国王所组织的阴谋。伊朗对这个倡议的回答是进一步使用军事武力，甚至更严重地威胁伊拉克的安全。

伊朗政府继续使军事冲突升级，从1980年9月19日起，开始加紧其对伊拉克境内的平民区和重要的经济设施进行重炮轰击和空中轰炸，对驶入或离开阿拉伯河——伊拉克可通航的航道和进入阿拉伯湾的入口——的伊拉克和外国商船进行炮击和轰炸。伊朗当局宣布伊朗领空不许民航机航行，霍尔木兹海峡不许伊拉克船舶航行，同时伊朗宣布总动员，在边界地区集聚大量军事部队，开始进行公开使用常规武装部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从1980年9月18日开始，伊朗武装部队就其行动发表了四份军事公报。在1980年9月19日发表的第三份公报中，伊朗当局吹牛他们放火烧了伊拉克最重要的产油品之一——纳夫塔哈纳油田。在1980年发表的第四份公报中，伊朗当局吹牛他们除烧了一个油田外，还摧毁了14辆，或者更多的坦克。

伊朗在1980年9月22日之前的全部行为和态度是对大会于1970年10月24日以协商一致意见的载于第2526(XXV)号决议中的《友好关系宣言》所规定的适用于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国际法的原则和条款的肆意践踏。这个宣言所包含的著名原则有睦邻原则、不干涉内政、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履行国际义务等原则。

此外伊朗的一系列侵略行为和措施首先体现于从1980年9月4日起对伊拉克所使用的军事武力之中，这些侵略行为和措施所造成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符合大会于1974年12月14日以协商一致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所下定义的武装侵略的概念。

伊拉克政府自1980年9月4日以来针对伊朗继续的侵略行径所采取的措施是符合合法自卫权利的，因为我们满足了两项必要条件，而且国际法规定合法使用这种权利也是合情合理的。

交战双方所采取立场的基本分歧自1979年以来就已经明朗化了。这种分歧在战争爆发以前同在整个交战状况的6年之中是同样明显的。交战一方伊拉克相信国际法和穆林友好关系，反对对它国采取监护政策，寻求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而另一方却相信一种同当代法律毫不相容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疯狂、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使用一切手段将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是其神圣职责。

伊朗这一方在寻求自己目的时，使用一切可能手段，其中包括武装部队，谋杀、撒谎和编造。只要这些手段能够帮助伊朗达到其想要达到的目的，不管全人类是怎样选择，这些手段对伊朗当局来说似乎是相当合法的。1979年和1980年所发生的一切在持续6年之久的战争中又重复发生了。今天就还在发生的这一切。

伊朗当局现在正播起战鼓，继续对伊拉克进行武装侵略。伊朗当局又唱起了1979年和1980年的老调。经过6年的战争，伊朗当局既没有改变它的道路，也没有放弃其野心。它的职业就是发动战争，它的目的就在于扩张。

伊朗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中的代表企图通过欺骗和捏造来歪曲事实。他们声称，伊拉克侵略了他们的国土，想要推翻德黑兰政权。最近，他们对哈拉雷对来自101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就是这样说的。正如我们在哈拉雷所作的那样，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出任何证据。从1979年2月至今为止，有无数证据表明，伊朗政权一直把推翻伊拉克政治制度作为其目标的中心。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伊朗企图颠覆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但我们要求伊朗政权拿出证实他们指责伊拉克的证据来。

尽管我们对于我们的立场和事业的公正充满信心，尽管我们相信我们一贯是站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尊重的原则与价值的，但我们多年来一直要求伊朗政权接受

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际组织或论坛在有关发动战争和继续战争两个问题上的仲裁，使在这方面的疑云消散。大会知道，伊朗政权正如它今天所作的这样，一贯拒绝接受这一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和符合各国做法的建议，这就是因为伊朗不能够证实其指责或谎言。伊朗所能做到的就是生活在充满流血和死亡的战争阴影下。

伊朗政权在本论坛和其他国际论坛中的代表声称，他们是被迫而战的。我们要问，到底是谁把战争视为神圣使命？是伊拉克还是伊朗？

当一个国家本身认为战争是上帝给予，并且坚持将战争视为神圣的职责和永久使命时，怎么能说这个国家是被迫所战呢？伊朗统治者6年前所说的今天他们又以疯狂的方式这样说了，这就足以证明是谁挑起侵略，是谁发动战争。

双方立场的这种基本分歧在6年的武装冲突中表现的十分清楚。伊拉克从一开始就表明愿意根据国际法规则在尊重各自人民主权和尊重决定自己政治和社会制度权利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伊拉克一直接受联合国对该争端的管辖权。而伊朗政权却拒绝接受所有这一切，并在宣布其推翻伊拉克政府，对其人民和该地区其他各国人民进行强行监护的意图的同时继续进行战争。

在上届大会上，我详细解释了伊朗政权是如何在刚刚开始及对伊拉克战争之后拒绝和平的，解释了伊朗是如何提出结束其侵略的荒唐先决条件的；这些先决条件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则和有关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这些先决条件确实准确的反映了古怪而与我们世界格格不入的伊朗政权的性质。这些先决条件反映了该政权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和罪恶的先决条件。

我还谈到了国际上未解决某些由于争端所引起的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使其简单化，希望能够逐步实现全面和平。我解释了伊朗政权事实上是如何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只要这种方式有助于拖延战争和实现伊朗控制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病态野心——来对这些努力作出反映。我向大会指出，伊朗处理争端各个方

面的办法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选择性态度，只接受那些有利于其本身利益和有助于其继续战争计划的内容，而拒绝接受那些要求和平、正义、尊重主权和穆林友好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内容，拒绝接受谴责霸权和监护概念和使用暴力、恐怖和侵略办法的内容。

正是伊朗希奇古怪的作法才使我们谨慎的对旨在部分解决由争端所引起的问题而努力所作出的反映。我过去曾在大会上宣布，今天要重申，我们正是在这一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立场基础上，在秘书长向双方提出他的八点建议之后于1985年在纽约和在秘书长访问巴格达时同秘书长进行讨论的。

然而，正如大会所清楚的，所发生的情况是，对待伊朗政权所用的冥冥有礼的姑息做法防阻了充分地执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因为这一做法消除了已经被这一令人憎恶的政权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从而事实上鼓励其继续进行侵略。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出，对侵略和扩张成性的政权讲道理既无助于建立世界和平，也无助于加强安全与稳定，因为此类政权往往将国际社会采取的姑息或礼遇的做法看作是愿意宽容这些政权犯下的罪行和违反指导各国间关系准则的做法。因此，姑息和礼遇只会鼓励此类政权继续进行侵略和颠覆，这正是伊朗所实际采取的做法。

1986年2月9日到10日晚，伊朗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其军队占领了伊拉克的法奥港。伊朗开始谈论“解放伊拉克”，对阿拉伯湾国家发出威胁，要这些国家将侵略军作为新的邻居加以对待。大会知道，安全理事会花了很多天时间讨论这一事态发展。在那一次讨论中，伊拉克宣布不准备接受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条款、国际法和各国间解决国际冲突方法的做法。伊拉克也要求永远终止对这一问题采取有选择和不公正的做法，终止含义不清的发言，终止所有未能强调根据国际准则终止战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努力。我们也明确表示，在外交上错误地判断以使我们流下了大量的鲜血，遭受了无穷的破坏，促使伊朗政权在联合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地傲慢态度持续进行战争。

安理会的审议所产生的结果是于2月24日一致通过了第582(1986)号决议,该决议包括了解决这一争端的全面的构架;尽管安全理事会是在未受有关双方态度的影响下通过这一决议的,但伊朗政权仍然拒绝遵守该决议。伊朗官员多次宣称将继续对伊拉克进行战争,履行“神圣的职责”,完成“解放伊拉克人民”的任务。它们还声称正在准备进一步履行这一职责而对伊拉克进行新的入侵;8月31日到9月1日晚上及9月10日至11日晚上,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确实遭到了新的进攻。在此之后,伊朗统治者指出,这些进攻只是其所谓“决定性进攻”的前奏。尽管如此,联合国及其负有责任的机构仍然不愿意认真地运用自己的权威,履行《宪章》所负于的责任。第582(1986)号决议依然有待真诚地注意和实际的执行。

有关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还表现在对本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的不同立场。本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对伊朗的破坏稳定、制造混乱的政策表示关注。联合国也许还记得,1984年,在伊朗对同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进行贸易的商船发动侵略之后,这些国家提出了指控。当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22(1982)号决议,伊朗同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伊拉克争端的决议一样,同样拒绝了这一决议。伊朗继续其对海湾地区行船的侵略与海盗行径。在此,我想提及海湾合作理事会以1986年3月1日至2日和1986年8月26日至27日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伊朗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已经成为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受到的威胁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是本区域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的唯一两个政权,是使用武力来满足其领土野心,对本地区各国人民实行统治的唯一两个政权,它们在说谎、曲解事实方面是举世无双的。它们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同时又用过时、与时代精神不符合的方法来为其政策辩解,欺骗追随它们的人。因此,毫不奇怪,它们相互间成为强大的联盟,同时还对伊拉克、在黎巴嫩和其他区域进行共同的战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用伊朗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情况,于1981年6月对

伊拉克用作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发动了进攻。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军备合作十分广泛，这在世界的新闻媒介中得到了广泛的报导。同所有伪君子 and 骗子一样，这两个政权的代表来到联合国相互指责，其目的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然而，特拉维夫和德黑兰的统治者所采用的那一种说谎和曲解事实的幌子是不可能遮住真理之光的。

本区域各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的目标应当是终止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朗的侵略，是同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和霍梅尼主义力量进行的种族主义与扩张的共同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以便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生活在安全、和平与自由之中。

我国人民在6年的战斗中已不容怀疑地证明自己有能力和打败侵略者，保护自己的独立与主权，挫败伊朗政权的扩张主义梦想。尽管我们的英勇人民在寻求和平捍卫自己的自由与尊严、抵抗伊朗的侵略中付出了牺牲，但我们依然多次毫不犹豫地伸出和平之手。1986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发表了致伊朗统治者的公开信，发出了和平的呼吁。在该信中，他请伊朗的统治者接受以下列原则为基础的有荣誉的和平：第一，全部、全面和无条件地撤回到国际承认的边界；第二，全部和全面的交换战俘；第三，在两国间签订和平与互不侵略条约；第四，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第五，伊拉克和伊朗必须成为所有有助于在整个区域、特别是在阿拉伯湾建立稳定与安全的因素中的积极因素。

尽管这些原则对于保护双方的合法权利来说是足够的，但伊朗政权依然拒绝接受，对战争出现新的升级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试图以此来为其不正常的态度辩解。为了消除所有的疑虑，我们宣布愿意接受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双方互不侵略所作的保证。我们也表示准备将就这一保证达成的协议适当的在联合国备案，并进一步表示，如果这一建议不能为伊朗方面接受，那么我们将提出另一种方法：即对互不侵略的保证应当由60个国家作出，其中30个由伊朗选出，另外30个由伊拉克选出。我们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根据这一种方法，互不侵略的保证由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作出。除此之外，伊拉克准备加入由包括伊拉克和伊朗在内的所有阿拉伯海湾国家签订的互不侵略和睦邻条约。

这种条约应该清楚地从根本上宣称，如果任何一个条约签署国对另外一个条约签署国进行侵略，那么所有参加条约的国家应该使用军事力量排除这个侵略行为。

伊朗还拒绝了再次暴露伊朗政权虚假要求得到保证的那些建议。伊朗的这一拒绝再次明确表明，伊朗政权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进行战争，唯有进行战争。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和伊朗的态度。我们的要求是既明确又简单：我们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实现保证双方权利和利益的体面和平。这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对伊朗的政策，无论我们的人民要保卫其尊严和荣誉，保证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文化遗产做出多少牺牲，这将继续是我们的政策。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联合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保持中立：一种立场是完全致力于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原则；另一种立场是蔑视联合国，拒绝联合国决议，并只是把联合国作为撒谎和继续进行战争并威胁这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讲坛。联合国应该义不容辞地在《宪章》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放弃旧的消极立场，采取一个新的认真严肃和负责任的立场，警告坚持战争的一方放弃这种要求，表示联合国准备惩罚犯罪者并对他施加一切形式的压力使他停止侵略接受和平。

联合国及其各种机构还应做出努力在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理会被赋予保卫和平的任务。如果安理会决议以任何方式受到忽视，而部分外交建议和呼吁或者是在整个6年冲突中我们一直听到的各种无用的声明受到重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严重违反《宪章》。

我们期待联合国承担维护和平的义务，办法是在这个目前已成为本世纪最长的战争中采取立场。只有履行其责任，联合国才有理由存在并得到世界人民对它的信任。

迪兹达雷维奇先生（南斯拉夫）：我愿最热烈地祝贺阁下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确由孟加拉国代表承担这一崇高职务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们与贵国有着悠久情谊，我们共同致力于不结盟，相互和广泛进行合作的政策。

我还要向德皮涅斯先生表示感谢，他是友好的西班牙的杰出代表，他成功地主持了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的审议工作。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不断做出努力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为联合国和普遍多边合作做出努力，保持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去年的纪念大会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使我们抚心自问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都做了那些事情来执行我们通过建立联合国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我们一起做出了评价，世界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进展，联合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在一起做出评价，我们还要做出许多努力才能实现四十年前写进《联合国宪章》的世界愿望。这些愿望希望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世界；一个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持久和平；一个发展差距逐渐消失，所有人的进步都得到保障的世界；一个不以集团划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牢记我们分享共同的现实和未来，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使现实和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在去年庆祝之年我们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我们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今年我们曾做了些什么可以带来和平？我们曾采取了那些步骤并可以或应该采取那些步骤以便在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上怀有更大信心？

多年来给世界带来苦难的一切危险、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并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我们通过共同努力为和平、安全和平等国际合作进行斗争而耐心建立的价值和成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威胁。对抗、军备竞赛、危机、穷困化和大部分人类在发展中极度落后，一些最强大的国家企图解决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否认和搁置人民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和解放，都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的残酷事实。

今年起码没有开始为消除南部非洲、中东、东南亚和东亚、以及中美洲危机的根源采取行动，同时塞浦路斯问题和朝鲜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出现如地中海事件所显示的新的紧张局势、炫耀武力和使用武力以及和平处于危险情况时，我们难道

可以说我们已经为实现和平采取了步骤吗？

公正和永久解决这些危机要求放弃承认既成事实的政策和通过武力获得的地位，要求撤出占领军，停止每一个干预和干涉内政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使人民行使自决、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权利。

然而在这个国际和平年中，某些发展使我们的希望上升并要求我们进行进一步努力。

一百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在开完哈拉雷首脑会议之后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大型会议，他们决心为缓和紧张局势，重新恢复缓和、裁军、克服危机、以及寻求解决发展问题做出贡献。

最高级会议提出了使不结盟运动国家参与争取和平和裁军斗争的纲领。会议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提出了倡议并要求在解决国际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第八次最高级会议的决定反映了不结盟国家继续加强它们的参与的决心。

今年人们还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继续进行。我们仍然希望这一对话能够带来具体的结果。世界各国都准备随时对这一对话的成功作出支持和贡献。然而，人们感到双方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很难走出对抗而进入谈判和协定。世界仍然不能确定通向对话和谈判的方向是否能坚持下去，已经取得的进步是否能保持。世界仍然担心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命运将消失在消极的战术行动的迷宫之中。一切经验表明谈判只有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时，才能有成果。毕竟，这就是谈判的目的。

令人鼓舞的是，在两届大会之间的这一年里，出现了一些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减少并最终消灭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建议和倡议，这些都构成了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现实基础。更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关于欧洲安全和建立信心措施及裁军会议的第一阶段的会议已胜利地结束了。这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欧洲国家对合作和克服集团障碍方面都有兴趣。欧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强理解和合作。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后续会议将是一个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机会和责任，这不仅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召开的会议上，向两个超级大国呼吁，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停止对抗和冲突，沿着对话的道路前进，以停止武器竞赛和达成在裁军领域里的实质性的协议，其中包括一项立即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以及尽早达成一项防止在太空进行军备竞赛的协议。

去年，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进行的最高级会晤上，向世界承诺加速谈判，目的是：

“防止在太空进行军备竞赛，并在陆地上结束之，限制和减少核武器并促进战略能力。”

全世界正期望着他们采取具体步骤。世界也支持两个超级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看到进行另一次苏联和美国的高级会晤，这个会晤将对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军的进程作出具体贡献。

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召开的最高级会议和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特别会议再次提醒我们对南部非洲人民消除一个黑暗的过去的残余上面没做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南非和种族隔离制度政权占领的纳米比亚那样使人们的人权、基本自由和人类尊严受到如此残酷的压迫。

国际社会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接受一个局面，即大规模流血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局势的规模和这种结果是难予预料的，要么接受另一个局面，即毫不迟疑地采取最后的有效和平手段：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制裁。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的呼吁主要是针对那些仍然对参加制裁的一致要求犹豫不决的国家的。所谓关心进行制裁将影响到南非黑人的说法是不能为反对制裁辩护的。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比种族隔离制度更为罪恶的祸害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不是要求从制裁中解救出来，而是从种族歧视和失去法律的国家制度以及奴役中解救出来。

认为通过反对进行制裁，在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的狭隘利益能够得到维护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它们将被种族隔离制度放的火吞没。只有在一个摆脱了种族

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的南部非洲才能打开合作的远景，这合作只有在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国家内每个人都能找到，维护并实现他自己的利益。

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继续存在以及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更为困难的结果使得我们这次联合国大会有责任不仅要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而且要采取必要的行动。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国际合作现在处于危机之中。南北之间缺乏对话，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变为政治上的分歧和对抗。在混乱和互相对抗的局面下，各自由于狭隘的利益所指导，我们是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关系和发展的消极趋势的。

发展中国家受到许多因素灾难性后果的影响，对此他们几乎是无能为力。困扰它们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债务问题。与此同时，这也是最紧迫的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债务已经成为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客观上债务问题保持并加深了在发展上的差异。仅从1981年——到8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为支付利息向发达国家付出\$3千4百亿美元；同时他们的全部债务仍然增加了\$3千亿美元。显而易见，推迟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只能恶化债务问题。因此现在是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分别项目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时候了。

我们希望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以便为联合国系统内与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并具体有关的机构作出榜样。我们深信，首先有必要确保债务国稳定和加速的发展，在最大程度上减缓还本付息的情况并真正解决货币、财政、债务、贸易和原料等互相关连的问题。

最近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8次高级会议再次表明，不结盟运动各国仍然坚持其独立的方向，其真正的原则以及25年以前在贝尔格莱德第1次最高级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目标。

哈拉里最高级会议所采取的立场中，不结盟政策再次被宣布为缓和紧张局势和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因素。它曾经是并继续是忠心致力于消灭对峙和加强

合作的力量。很自然，它过去反对并继续坚决反对对所有国家的和平、自由、平等、独立和自由发展的任何威胁，这并不是因为它要寻求对峙，而是因为，它想从国际关系中消除造成对峙和对所有国家的和平和自由发展带来威胁的所有根源。

不结盟运动希望消除世界上的所有集团以及其它派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导致了峙，妨碍了世界以及世界上各种关系的进步。不结盟运动对每个国家的政策所作的估价的依据只能是，该政策的本质，该政策在特定时期、在特定问题上对和平、合作、平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军、各国的顺利发展、消灭发展中的鸿沟以及南—北合作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联合国象征着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它是所有各国平等参加关系到整个世界命运的问题的标志，我们必须捍卫并发展这一成就。因此，我们不允许一些人试图根据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实利和贫富状况来决定其权力。

对这一世界性组织所存在的弊病我们并没有视而不见。我们所需要的是同心协力、共同努力，以克服这些弊端。我们已经在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努力，我们应该继续下去。

联合国之所以成立，就是要作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的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美好的今天和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它也只能这样生存下去。

长期以来，世界一直处于对峙和合作、冲突和妥协、互不信任和谅解之中。我们处在一个派别林立的世界，然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如果对我们的共同生存和进步，对相互理解缺乏信念，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同样的威胁。人们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发言使我们更加希望，我们必须而且也能正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勇敢地面对今天的挑战，并为了共同的命运，分摊责任，建设未来。

姆万加莱先生（肯尼亚）：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您主持联合国大会第41届会议和最近刚刚结束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14次特别会议的辩论。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您担任本组织主席这一崇高职务，因为您是孟加拉国的杰出的儿子，肯尼亚与孟加拉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卓有成效的友好关系。我们相信，以您广泛的阅历和外交才能，并在才能卓越的主席团的协助下，我们的辩论将会顺利进行。让我也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西班牙的德皮涅斯大使致意，他以其非凡的才能主持了联合国大会第40届会议和关于非洲严重经济局势的第13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因此他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当之无愧的。

同样，我也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以及秘书处成员表示致意，他们一直忠诚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都认为，如果不是在秘书长的领导下，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了卓有成效和忠诚的服务，这一尊严的组织的工作将无法完成，而秘书长在履行其重大的责任时显示了远见和坚定的信念。

去年，在国际社会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各国政治家和杰出的领导人重申，他们决心致力于本组织创始国当时的理想和抱负。肯尼亚重申它的决心，并促进联合国在下述各方面获得成就，例如：实现非殖民化过程、防止全球性冲突、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并尊重人权以及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我们也就一些在我们看来是重大弊端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因为这些问题妨碍了《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崇高目标的全面实现。令人遗憾的是，在本届大会上，我们发现许多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争端仍然得不到解决，旨在结束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残余的谈判陷于严重僵局。在经济方面，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的经济由于受到不利的贸易条件的影响和外债危机而影响了发展。

《联合国宪章》敦促各国坚持并遵守国际法所赋予的各项义务，并尊重《宪章》所载的各项基本原则，然而，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开始放弃《宪章》规定的机构，而采取强制、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的做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我国代表团想再次强调，在国际关系中有必要把法律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根据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经历来看当今世界所继续面临的许多挑战，多边努力的进程以及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就显得明显而有必要。但是，正当整个世界需要加强多边努力和联合国组织的时候，它们确遭到了不负责任的攻击。我们看到不少单方面行动和削弱对联合国的支持的事例，如联合国目前所经历的这场危机，它迫使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召开续会。

虽然人们把这场危机说成是一场财政危机，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看到，联合国正面临它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而其中出现的财政困难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因此，各成员国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联合国的忠诚和支持。肯尼亚欢迎第四十届大会所指明研究如何加强联合国的财政和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的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一小组所提出的建议包含着值得本届大会认真考虑的一些积极的内容。我们期望着与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尽早解决联合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持久、普遍接受的办法，使这一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各国就必须接受和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即我们的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其成员有许多不同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改造和振兴联合国组织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宪章》的规定。

在我们非洲大陆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我们的大陆的政治稳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产生这一威胁的根源是令人憎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在国内和纳米比亚境内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人们，采取公然进行侵略，对其邻国犯下谋杀和侵略的罪行。非洲各国不能坐视我们的兄弟姐妹继续无辜地遭受野蛮的攻击，使他们的国家安全不断遭受威胁。前线国家继续每天受到来自种族主义政权的破坏和直接的军事侵略，使《联合国宪章》关于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遭到粗暴的践踏。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野蛮的侵略和非法行动导致南非以外地区越来越多的无辜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在南非国内目前存在着一个负有爆炸性的局势，这种状况无疑是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的直接结果，这一制度已遭到全世界一致的谴责，被宣布为反对人

类的罪行。而且，国际社会早就在认真研究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得出结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可能得到改良，因此必须消灭。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在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分讲话时指出：

“从各种影响和意义来说，种族隔离是压迫在所有人民的人们良心上的一個沉重负担。它践踏了联合国所建立和维护的关于人格尊严和行为的普遍原则。它无疑是对国际法的最基本准则的蔑视。且不说其他的罪行，就这三条就必然得出结论：种族隔离制度必须摧毁，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与罪恶妥协——而种族隔离从哪一方面说都是罪恶的。”（A/36/PV.11, P.11）这些话今天仍是有效的。

现在局面已经明了，一个协商一致的意见已在国际上形成，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必须消除。然而，遗憾的是各种加速种族隔离制度崩溃和摧毁的措施的建议确遭到了顽固的抵抗，特别是来自种族主义政权本身以及那些决定同种族主义达成妥协的国家，尤其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盟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方面的抵抗。这一抵抗使得安理会无法就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必要措施达成一致的意見。我们坚决地认为，各国和各国人民在道义上有着不可推卸责任，要竭尽全力争取这一可恶的制度的彻底摧毁。对这一制度作任何妥协将会导致我们今后后悔莫及的灾难性局面。

争取安理会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制裁，惩罚这一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国际社会铲除种族主义的决心的傲慢态度的努力一再遭受否决。在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毫无进展的同时，南非的局势却继续恶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肆无忌惮地加紧镇压一切反对这一罪恶制度的人们的措施，特别是镇压南非的黑人。它已变得更加残暴，特别是在最近对一些黑人城镇和地区宣布执行紧急状态法。种族主义政权希望以这些手段挫败和阻止日益增长的抵抗斗争和解放斗争。但是，尽管如此，斗争已经不断壮大，建立一个自由、多种族的南非，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努力正在升级。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南非和纳米比亚受难的、被压迫人民由于不幸的历史原因而承受的巨大牺牲。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大多数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团也曾经历了自己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或是自由战士的后代。对于他们来说，一场解放斗争的磨难是不言而喻的。独立的非洲已向全世界表明，即使在经历了极端的压迫和残暴之后，仍然可以实现种族和谐和对人权的尊重。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必须提醒南非政权及其盟国，多数人的体制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敌对的关系。现在必须强调地指出，决不能把解放斗争与恐怖主义和滥杀无辜的暴力混为一谈，后者是我们大家都谴责的罪行。在那一地区所进行的解放斗争是一个被压迫的人民在剥夺了所有的和平手段之后所采取的最后办法。而且，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争取解放，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战争一定胜利，因为它是正义的。

在争取使南非和纳米比亚从种族隔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我们向反对压迫、剥削和争取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而斗争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表示敬意和坚定不移的支援。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和拘留者，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参加南非的政治进程；立即取消紧急状态法和其他的压迫措施；解除对南非境内外的解放运动的禁令；并立即全面地撤除种族隔离制度。

由于种族主义政权一贯任意地藐视国际社会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对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政权执行制裁已成为唯一的和平途径。我们必须毫无威胁地坚持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以及最近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大会”的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

众所周知，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傲慢产生于它相对的军事优势，以及一些西方盟国和朋友所提供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对于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一支持已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那一政权可以无限期地抵抗整个世界的意愿。这种傲慢的态度必须解除；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大会今天是在南部非洲历史上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它是在该地区局势极其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南非正在经历着它战后历史上最为广泛的、持续的和破坏性的动荡局势。仅在过去的两年里，两千多人丧失了它们的生命，许多人是在他们所谓的安全部队的冲突中或者是由于国家指使的暴力丧生的。上千的人受伤。自从今年六月重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至少一万二千人肯定遭到了囚禁。各个年龄组的在校儿童，其中包括六岁儿童，估计有二千人今天在居留营里贫病交加，虚弱不堪，其条件之差不禁使人想起希特勒的集中营。

不幸的是，当所有这些违反人权的行径正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的时候，当这个令人厌恶的政权继续以压制的手段维持现状的时候，一种反对制裁有效性的极其引人注意的事例却有意违反人权的极其紧迫的道义问题持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它们并没有表明那些自称尊重民主、人权、个人解放和平等权利的人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替换性措施以便履行其道义责任。为了铲除这个普遍遭到诅咒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征服的罪恶制度，只用谴责和表示厌恶是不够的。只进行口头反对而不采取切实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在南非是一定要出现变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变革怎样到来。我们希望大会各会员国将能够继续站在非洲一边。我们对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采取各种形式的制裁措施所表现出的原则立场表示敬意。

关于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问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至今仍然非法地占领这块土地，过去曾多次在各种国际讲坛，包括本机构讲过这个问题。因此，我不想在此重复或重温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悲惨历史。但是，请允许我在此强调对此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讨论行动方针的时候，这几点是大会应当永远牢记在心的，我们必须采取这些行动方针，以便确保纳米比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过渡到真正的独立。

首先，从国联把管理当时的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交给南非的时候起，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就无视这一委任统治权的各项条款。根据委任权利的有关规定，要求南非特别要促进这块托管领土上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并且要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断朝着实现自治、或独立前进；同时要求南非要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如何；并确保当地人民参与社会、经济和商业事宜的同等权利。然而过去在这块领土上所发生的一切却完全违反了这项委任统治使命的各种规定。因此联合国在1966年废除了这项委任统治权。

第二，即使在国际法庭和安全理事会进一步确认了南非在纳米比亚继续存在的非法性以后，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仍然肆无忌惮地拒绝撤离这块领土。

第三，联合国劝说南非使联合国能够履行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全面责任并实施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进行的努力却遭到了南非的顽固和狂妄的蔑视，纳米比亚至今仍然被它非法占领，它的独立被毫无道理地拖延了。

甚至是南非的朋友和盟邦现在也不得不赞成我们的这一观点。南非毫无和平地终止它对纳米比亚控制的意愿。因此，对于联合国来说必需按照《宪章》所规定的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以便迫使南非从纳米比亚领土上撤离并以此来使联合国组织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据秘书长报告说，直接有关各方已经对该项决议的条款表示赞同，并且在1985年11月以前，所有与该项决议有关的悬而未决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反对与此无关的问题——诸如试图把这块领土的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的撤军连系在一起——来再度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此外，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插手在这块领土上建立无效的行政机构的活动，南非希望以此来阻止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条款。

我们这个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受到了一系列骗人的诡计和伎俩的愚弄。所有这些鬼域伎俩毫无疑问都旨在拖延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或者以一个屈从于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或任它摆布的傀儡政府来代替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独立。南非的这些试图进一步延缓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隐藏祸心的行动必须停止。在这方面，我代国代表团充分赞成并支持谴责种族主义南非的巴黎国际会议和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国际会议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突出体现出召开最近刚刚结束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我们赞成特别会议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呼吁，即立即开始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并为此作出一项决议，因为这项决议今天仍然是国际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我们现在期待着安全理事会能够通过一项有助于开始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决议。

在中东，我们不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返回家园和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正义和合法的要求。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被剥夺的自决权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我们要在此回顾一下，实施自决权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这方面保证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要求，并且完全拒绝以色列通过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来获取并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行径。我们肯尼亚坚定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试图为自己以牺牲别人利益来换取在他国领土上继续存在的行径寻找合法的依据。因此，我们坚持认为，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在得到国际承认的安全的疆界内，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共存的同等权利。

就其他地区而言，肯尼亚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由来已久的破坏性战争表示严重的关注。这场战争否认了《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和平解决冲突。我们希望增加明智的协议不久将会出现。我们认为，联合国在该领域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且在此重申，呼吁有关双方结束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在黎巴嫩，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它对该国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将竭尽全力努力促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里恢复和平。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表示强烈反对外国干涉或干预主权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认为，任何冲突各方都应当本着睦邻精神和着重彼此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精神认真努力，以便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我们在阿富汗、柬埔寨和塞浦路斯以及中部非洲不稳定局势的各种问题上也同样坚持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要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话，肯尼亚相信裁军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一项道义上必不可少的任务。在这方面，一个不言自喻的事实是，尖端的、致命的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继续积累，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安全。相反，军备竞赛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和平，甚至使人类更接近于自我毁灭的灾难边缘。这种形势显然要求我们进行对话和有意义的谈判，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表达了赞赏目前两个超级大国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我们热切希望，它们的谈判将会对全球性的裁军努力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带来有益影响。的确，我们注意到美国和苏联目前已经形成了削减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想法。

肯尼亚拒绝那种所谓增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优势是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的概念。今天，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为了制造、改进和获得武器每年花费了巨额的财政资源。

这实际上是对世界资源的蓄意浪费，这些资源应该重新用于改善人类、尤其是穷苦和贫困人们的福利事业中去。当前世界正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而踟躇不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令人惊讶，而两个超级大国却对国际社会的热情呼吁充耳不闻，仍在进行军备竞赛。

当前的经济形势仍反应着南北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结构关系不平衡状况。这些不平衡由于以下情况而更为复杂：保护主义正在日益增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外债不断上升，国际金融体系无可奈何，并正在出现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源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鉴于这一背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一危机不仅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是国际经济体系一直未能解决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衡的表现。

在这方面，应彻底改革现有的经济体系，包括对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进行结构改革，以促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国际贸易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时期之一。当前保护主义倾向及采取单方面限制行动的威胁可以和三十年代使世界陷入经济萧条的行径相提并论，最发达国家正在日益加强这些措施，甚至到了保护主义已成为司空见惯的风气的地步。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中最明显的是关税壁垒，但非关税壁垒在委婉的词汇修饰下也已变得日益严重和广泛。国际社会有义务确保国际贸易体系的顺利运转，并纠正这些固有的差距。在寻求自由贸易的模式时，应采取必要措施来加速发展，并确保不断积累的财富能分配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这方面，肯尼亚期待着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以及第七届贸发会议，它们都将为寻求解决阻碍世界贸易增长和扩大问题的办法提供机会。我们肯尼亚愿意尽一切努力促进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及第七届贸发会议的成功，我们愿意对谈判采取妥协精神。我们相信这样一种态度是实现这些关于贸易和发展的重要会议的目标所必需的。

肯尼亚仍然强调，现在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贸易、发展、金融和货币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等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年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常会是非常恰当的，该会议集中地讨论了货币、金融、资金流动、债务、贸易、原材料和发展等相互关连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应在贷款国政府、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及信贷机构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政治对话，以对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做出全球性的公正安排。同样，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内日益不稳定现象，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支持召开一次关于货币和金融的国际会议。这一会

议可以讨论许多重大问题，及至今仍被不连贯地列入各种国际会议议程中的问题，尽管他们是相互关连的。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大会首次召开了专门讨论非洲所遭受的发展危机问题的特别会议。这届特别联大全面地讨论了关于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的优先计划。在大会结束时，它特别以协商一致通过和批准了联合国关于1986至1990年的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他表明国际社会要解决非洲经济问题的政治意识和新的决心。但是，该行动纲领的实施阶段对于实现其崇高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正密切的注视着发达国家和其他能够提供帮助国家的援助。1986到1990年是一短短的时期，因此我们呼吁：应迅速采取实际措施来调动必要的资源，促进该行动纲领的顺利实施。

非洲国家已经个别和集体地开始了解决其发展危机的全面协调计划。这已反映7月20到3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或政府的第二十二届首脑会议的文件中，其中我们保证采取一系列大胆和大幅度的措施，以拯救非洲各国的经济免于崩溃，并确保进行根本的机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使非洲大陆走上自力更生和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一问题上，我要表明，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表现出的决心，他在任期内为寻求解决非洲发展危机的办法而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应被看成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绝不能被看成是执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而应看作是扩大国际合作领域的途径，其目的在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提高其生产率。在这方面，肯尼亚努力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同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紧密合作。我们同我们地区的其他姐妹国家一起，已经制定出一些合作安排，它们对促进我们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安排是：优惠贸易地区，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的15个国家；最新成立的总部设在吉布提的六国解决干旱和发展问题的政府间机构，以及北部走廊过境交通协定。

在另一领域里，当今世界面临另一严重问题，其严重性几乎和核武器构成的威胁可以相提并论。我指的是吸毒和非法毒品走私问题。认识到世界某些国家中吸毒和非法毒品走私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等大会通过了第40/122号决议，同意于1987年在维也纳召开一次部长级的关于吸毒和毒品走私国际会议。吸毒和毒品走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带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我们期待着维也纳会议的成果，它将肯定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个机会，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并制定出该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

我相信，在联合国近年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并不缺少讨论纲领或战略。我们通过了一些意义非常深远的文件，例如1985年回顾和估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大会上所通过的内罗毕向前看战略，关于老年人的维也纳国际行动纲领，及1987年为国际残疾人年，这些对社会发展及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们单独和集体地实施这些纲领和战略的时候，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加速其势头。

在人口领域里，我们仍然赞扬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所作的出色工作。然而尽管取得了进展，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诸如城市化、国内移民、高死亡率和环境条件恶化等问题。而且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又破坏了为纠正不利人口倾向所采取的措施。肯尼亚把控制人口看成是发展的重要内容。解决与人口有关的危急问题不仅需要国内重视，还需要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召开的巴塞罗那关于人口和城市未来的国际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迅速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突来势头是非洲人口情况最突出的倾向之一。预计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并毫无疑问将增加就业、住房、卫生、教育和有关服务的需求。

同人口问题有紧密关系的是明年即将纪念的为无家可归人提供住处的国际年。肯尼亚致力于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国际年的目标和战略，我们已经设立必要的行政措施，为纪念这一国际年做准备，在这一国际年里也将同时举行人类住区委员会第10次会议。

在举行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纪念大会在1985年10月24日通过的第40/3号决议中所宣布的国际和平年。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年确实是我们大家做出努力的一个标志，并且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重申支持和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没有必要过份地强调，和平是一个普遍的理想。维持和促进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在纪念这一国际年的时候，我们肯尼亚从今年9月16日至10月16日确定了一整个月的时间，每天都用几分钟来思考和平对世界人类的重要性。

最后，当我们在努力寻求世界和平、安全与合作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向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国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我仅代表科威特、科威特酋长及其政府和人民衷心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

你来自孟加拉国，这个友好的穆斯林国家和科威特之间有着最强的纽带。我们相信，你的卓越才干和丰富经验将有效地帮助我们取得本届会议工作的成功。我也要赞赏德皮内斯先生阁下在担任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期间干练和娴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为组织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届会议的工作做出了可嘉的努力。我也荣兴地借此机会赞赏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在处理我们面临的复杂世界问题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努力、斡旋和外交活动，并且赞赏他在向本届大会提交的宝贵的报告中承认联合国的行政方面的情况。我们欢迎他在恢复健康之后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

5个月之前，大会举行第四十届会议的续会，来讨论联合国自创立以来所面临的对具有威胁性的财政危机。这一场至今仍然被联合国的活动和未来笼罩着阴影的危机已经产生某些不受欢迎的政治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正在开始阻碍多边交往，并且使之复杂化。

科威特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一道一直深切地关注联合国面临的危机。我们

认为，为了公正和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不能带着对联合国的作用和效力的特殊看法，为了某些国家的政治目的来操纵这场危机。相反，所有国家应当集中努力，根据《宪章》明确地履行政治和财政义务。我们希望，这场危机只是一片一瞬即逝的乌云，不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原则，联合国将能够恢复《联合国宪章》为自己确定的地位，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生存和进步。

让我们努力地寻求把这场危机变成一种动力，来进行行政改革、使开支合理化，并且树立一个永远谋求全人类利益的世界结构的榜样。不管有什么狭隘的政治概念，联合国的生存以及维持联合国的作用毕竟是符合全人类和各国的利益的。最近在联合国里，某些持着批评态度的会员国已经逐渐地放弃自己的立场，从新承认联合国对于世界稳定的意义以及联合国对集体行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好的迹象，使人感到放心。

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公开表明我们赞赏高级别政府间专家小组为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所做出的努力。我们期待大会认真地考虑和审查专家小组提出的各项建议，以促进多边交往。

科威特承认国际集体行动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和区域论坛上的重要性，明年1月份我们将作为东道国举行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会议。首脑会议将在同一水平上每3年举行一次。我们声明，我们欢迎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到科威特来，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为国际集体行动的大厦添砖加瓦，并且为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做出贡献。

我们带着为世界和平和本地区各国人民服务的崇高目标，期待按照真主意志并与今年11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阿拉伯海湾合作理事会领导人首脑会议的到来。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的工作将对理事会的会员国在第一次首脑会议上发起的争取福利与和平的运动做出补充。

对于不断加深的争端、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国际政治冲突和经济问题的恶化及其对世界上各个地区争端和分歧不断升级和扩大所产生的影响，科威特深表关注。

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现象如此猖獗，威胁了各国人民和各国的安全，对此我们也日益关切。

今天国际社会能力面临着最大的威胁是，由于区域和国际冲突，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关键问题得不到应有的注意，在这些冲突中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无辜的人流血丧生，这些冲突产生了威胁人类未来的邪恶意愿和敌视态度。

其中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两伊冲突，这场冲突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场悲剧性的冲突对联合国的两个会员国造成了惨重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的破坏。由于对冲突之外的国家的船只和油轮进行劫持和轰炸，这场冲突也威胁了该地区各国的安全以及阿拉伯海湾地区的航行自由。

这些毫无理由的袭击在过去3年中影响了科威特的商船，最近一次袭击是1986年9月16日星期二对方达斯号游船的袭击。我们根据安理会第553（1984）号决议，向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报告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上述安理会决议是冲突所有各方必须遵守的一个基础，我们在提到该决议时认为，安理会根据《宪章》负有特殊的责任，应该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存在着争端的混乱地区施加影响，确保冲突的火焰不蔓延到不参与这些冲突的其他国家。

我们这些小国特别重视和关心安理会，希望它能够根据《宪章》为制止这一冲突承担起责任。

这场悲剧性冲突的持续存在使得外国有机会利用和延长这一冲突。这些国家发现这场冲突使他们有机可乘，可以借此削弱穆斯林阵营，使他们陷入四分五裂，打破阿拉伯世界内关系的平衡，破坏由于共同的基本问题而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统一。作为阿拉伯海湾地区的一个国家和海湾合作理事会一名成员，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国际斡旋，直到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我们这一世界组织应该在国际斡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威特与海湾合作理事会其他姐妹成员国一起合作，一直在寻求结束这场破坏性的争端，我们今后也将继续

这样做。国际社会也应该团结起来，集体努力，最终使这场冲突迅速结束。我们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允许这一危险继续存在，那么其后果将无疑影响所有的人，远远超出区域性范围，因此谁也避免不了身受其害。

科威特为所有善良的努力祝福，赞成任何人提出的旨在结束这场冲突的建设性倡议，支持伊拉克政府最近提出的倡议。这一倡议载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它们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能够确保在根据国际公约和法律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公正和永久地解决两个邻国之间的问题。

科威特同样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这一新的倡议和所有旨在停止流血、拯救两个穆斯林人民的支援，使他们享有安全和体面生活的真正努力得到有利的反应。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提一下，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本月份在哈拉里就伊拉克和伊朗冲突所发出的呼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先生在开幕式上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声明和会议最后发表的宣言都发出了这些呼吁。

我们相信，伊朗和伊拉克的潜力和资源正被浪费在一条错误的战线上。这些能源应该被正确使用在为区域的未来和共同敌人进行战斗的战线上，因为这一共同敌人四十年来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已经充分暴露了其对该地区所有国家怀有的侵略和扩张主义的真实用意。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根据根本站不住脚的历史要求，并在一些人所共知的西方势力绝对支持下得以成立的，它的基础是进行侵略和扩张、牺牲阿拉伯国家利益的政策。这一实体继续占领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这一实体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活动扩大到了该区域内外的许多地方。

以色列并不公开反对和平，但却坚持只能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即它夺取和控制阿拉伯被占领土的现实，不管是在西岸，在加沙地带，还是在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除此之外，它还并不就此满足，反而更猖狂地进行干涉，通过野蛮的袭击和军事活动来破坏姐妹国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显然，如果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侵略和赤裸裸的干涉，黎巴嫩本来不会存在着危机和国内苦难。

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其将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意愿。自1978年以来，这些部队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一直维持着非法存在。安理会的理事国无疑必须为取得这一撤出进行决定性的努力。秘书长最近呼吁他们个别或集体地采取紧急措施，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贯肯定，我们阿拉伯人所认为的和平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仅仅承诺不扩大其既成事实政策，即占领和吞并更多的阿拉伯领土。和平实际上意味着最终不可避免地交还被篡夺的土地，重新建立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自决权，使他们能够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尽管以色列坚持疯狂地推行谋杀、不加审讯的拘留、掠夺土地、犹太化、殖民主义和其他挑衅活动等组织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却仍然听到某些西方国家的宣传把以色列描绘成驯服温顺、可怜巴巴的小羊羔，同时却指责那些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遭到侵略的人是恐怖主义和野蛮主义，一旦他们起来捍卫自己抵抗侵略，试图使他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们摆脱强暴和野蛮的压迫，他们就遭到这种指责。

以色列一直首先使《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决议蒙受耻辱，这些决议中包括那项要求召开中东和平国际大会的决议，是任何走向和平解决努力的中心。如果这一侵略成性、反对和平的实体坚持走这条道路，继续徒劳地强行推行既成事实政策，对单独和部分解决仍然抱有幻想，那么其后果将危险地加剧该地区和国际的安全局势。

第四十一届大会是在1986年召开的，今年我们看到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民主斗争深入发展，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英勇抵抗日益增强，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合法斗争和光荣抵抗的支持和同情不断加强。今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了两个有关纳米比亚问题和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接着召开了一周之前刚刚结束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更不要提在多边范围和致力于南部非洲公正事业的其他各种会议了。

我们还看到代表国际社会大多数的不结盟运动的国家领导人在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领导人之一的主持下本月初在哈拉里聚会。这次首脑会议有力地显示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对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最大和坚决的声援。

我们没有必要提请在座的国际社会的诸位代表注意，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对南非当地大多数人犯罪，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破坏对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规定的执行，以及对前线国家推行无端的袭击和恐吓政策。但是，我们愿在这一讲台上再次重申，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它的支持者坚持回避公正、正义和和平的逻辑，这等于是追求一种骗人的幻想，这种幻想只会给他们带来失败和损失，并只会加速这种人为的实体——殖民时期的残余的跨台。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被消除以及南非大多数人统治实现之前，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被根除，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获得民主合法权利之前，全世界爱好独立和自由的人民将不会感到安心。

阿富汗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外国军队干预这一和平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已经有7年了，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通过了要求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在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决定自己的未来的决议，阿富汗继续受到外国军队的非法占领。科威特敦促国际社会及其各个组织继续努力，以便以和平手段通过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领土，不干涉该国内政，尊重其主权和遣返阿富汗难民来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希望，我们今年看到的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将导致这些目标的实现。

我们对外国干预的立场也适用于柬埔寨问题，我们坚信隐蔽和公开的干预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被干预的地区的人们构成严重威胁。

拉丁美洲国家和中美洲地区也逃脱不了痛苦的地区争端。由于大国争夺的范围扩大，这一地区仍然动荡不定、紧张不安，无辜的生命因此成为一种与该地区毫不相关并不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的人质。主要大国必须尊重该地区人民的民主选择，并且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所有有关方面必须遵守国际法

和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科威特支持所有旨在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和平努力，特别是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援集团所作的努力。

一个时期以来，一种危险的现象在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即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开始危害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稳定的基础，并使无辜的生命面临破坏、伤害、恐怖和惊慌。它损害国际关系的结构，并破坏各国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桥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有许多表现形式，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祸害。

在强烈和坚决谴责这一危险的现象的同时，科威特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是一项必须坚定、全心全意地承担的集体的国际责任。大会在其四十届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恐怖主义的历史性决议应当调动国际行动反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该决议是为消除这一祸害和它造成的人类悲剧而必须迅速采取的步骤的起源。

在对恐怖主义采取这一基本立场的同时，科威特再次强调有必要区别恐怖主义和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合法斗争的神圣权利，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纳米比亚和南非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并不要将恐怖主义与这种合法斗争相题并论。

如果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局势。我们就会发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方面加强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或者停滞，或者下降。我们发现，一些工业化国家经历的有限的经济恢复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并很快开始再次消失，因为这种恢复是建立在主要工业化国家狭隘利益的基础上，并建立在他们经济地方观念和越来越违背集体行动原则和联合国际活动机制的单独行动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某些西方国家的政策不是使资金从工业化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以便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艰巨的发展努力，也不是努力刺激世界两个地区之间的出口，而是造成资金逆向流动；这一消极趋势加速了汇率制度的崩溃，加强货币制度的不平衡，以及工业化国家利率的上涨，这将恶化世界债务危机，并已证明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世界经济局势恶化的程度尤其反映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必须通过执行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特别联大通过的恢复和发展非洲经济联合国计划勤奋地细致地对付这场危机。*

世界经济形势的严重性还反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因此，鉴于这些令人震惊的条件，必须立即寻求建立一个以明显和实际的国际经济局势状况为基础的全面的经济体系。

如果发展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优先任务，那么无疑，要求结束全球军备竞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发展与裁军之间的联系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公理。

最后，我愿代表科威特呼吁我们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重新宣布对本组织崇高原则和目标的孝忠和拥护，再一次真心地和无私地献身于实现人类和国际社会发展的事业。让我们一道使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以便为建设性的国际行动和人类利益与未来的大厦增添一块新砖。

马尔米耶卡·佩奥利先生（古巴）：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里举行的第8次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表示了对加速核军备的深切关注，并宣布人类今天更接近于自我毁灭，指出今天的选择不是和平与战争，而是生存与死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卡斯特罗主席在哈拉里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当今世界正面临两种生命攸关的也是未知的抉择：和平或全面自我灭亡；既使在和平情况下，有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或在坐的广大世界人民的最可怕的命运。”

* 副主席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主持会议。

这种事态是几世纪以来我们人民遭受的剥削的痕迹和后果；是殖民大国然后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掠夺和奴役的结果。几世纪以来，我们进行斗争，以争脱外国统治的枷锁，取得自由与独立，争取进行发展的权利。这一战斗还没有完结。在世界任何地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顽固拒绝承认人民真正独立的态度仍很明显。

这就解释了核军备的政策：持续发展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增加各种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战舰、潜艇和战略导弹，以及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布署军事基地，它们已不满足于使我们的地球军事化，而且企图使外空军事化。

在地面和空间布署武器，目的在于维持和恢复它们的军事统治核优势，以继续剥削世界上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美国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进程，以战争和饥饿、核摧毁和永久的灾难威胁着世界。面对这一形势需要作出巨大努力。

卡斯特罗主席在哈拉里阐明：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与战争、对其他人民的血汗和自然资源的剥削水火不容的。社会主义不需要向国外投资，不需要其国界之外的军事基地，也不需要瓜分社会。她不需要生产武器来推动经济和扩大垄断：因为她深刻地知道资源能够也应该投资于工厂、医院、学校、家庭、娱乐和文化中心、以及其他更崇高的事业。帝国主义强加给社会主义的最大的负担就是武器费用。我国离美国只有几英里远，因而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宇航局第8次最高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了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核领域里的军备竞赛的迅速发展更关切。它们对美国政府宣布将不遵守1979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的规定表示严重关切。它们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的企图，并强烈重申了外空是人类共同遗产、应仅用于和平目的的这一原则。它们欢迎苏联最近提出的根据一个分阶段和适当地提出的时间表而制定的全面的和及时的核裁军计划。它们要求在关于核军事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实行暂时禁止试验。它们欢迎苏

联在1985年8月宣布的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声明，这一作法已延期了几次，最近又一直延期到1987年1月；它们还呼吁美国加入这一暂停的行动。

古巴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最强烈地支持那些拥有不结盟运动、也就是整个人类支持的要求。

现在被投资于军备竞赛的大量资源完全可以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因为成百万的人正遭受饥饿，缺乏医疗、就业、教育和社会保护。

古巴认识到裁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意义。它对定于8月召开的关于该问题的国际会议未能召开这一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能够通过关于召开该会议所需的有关决定，在1987年召开该会议。

持续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后果是要由不发达国家承担的，这种危机继续引起人们深切关注。尽管各个国际组织多年来作出了努力，表现了良好意愿和灵活性，但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缺少开始公正和合理的谈判进程以解决影响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政治意愿的情况。

1985年和1986年至今的经济形势及其主要趋势已经证明，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继续将带来长期的经济不稳定和危机。在这同一时期，即使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和金融不平衡，同时资金继续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

在1985年，大多数欠发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零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人均国民收入连续五年以来继续下降；而在非洲，这一指数比十五年前还低。

持续的高利率、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商品价格越来越多的控制，包括至今仍看不到能够结束而对许多欠发展的国家有着破坏性影响的石油价格的暴跌，以及货币投机和单方面使汇率波动，这都证明了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的，而且处于一个关键性阶段。

资金不平衡的流动、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农产品价格补贴、资金向美国和西欧主要金融中心的流动等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而且更加深地扎根于这个制度，从而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几年前在卡斯特罗总统在大会发言时，他称这一不稳定的形势和外债的性质为掠夺。在第四十届联大上，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代表团团长其中包括许多国家或政府首脑，一起提请人们注意第三世界国家外债的严重性。他们的外债正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不正常现象的缩影。

当时与会的许多代表团表示，发展中国家不成比例的外债是旧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的。我们当时指出，为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关键性的和不能拖延的。如果认为只是通过重新对外债进行谈判和传统的药方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几天前，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政府和首脑会议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府首脑在他们的发言和决定中都确认了这种看法，并重申对外债的持续及其总额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感到惊讶。

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古巴一直指出债务的性质是无法偿付的，资金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根据从国际上公认的来源获得的标准和数据进行的分析。最近的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要比一年前严重得多。债务更重，偿付的可能性更小。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自然问题一起使形势更加复杂。国际金融机构的信贷条件并没有改善；经济发展势头并没有恢复，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在一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组织和论坛上提出的重要要求遭到绝拒或冷遇，而且所预见的政治和社会危险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在这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继续试图维护其利益。美国政府所提出的经常受到赞扬的贝克计划已经证明是不够的，而且与问题的严重性不相符。

正如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所重申的那样，外债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根源在于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应由发展的债权国和国际金融和银行来分担。

根据历史和现实，我们不得不重申，我们不是债务国而是债权国；我们是债权国是因为几百年的殖民剥削掠夺了我们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带来了今天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是债权国是因为由于不公正的贸易每天从我们这里偷窃去的资源；我们是债权国是因为我们的资金流向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通过高额的和公正利率所获得的好处。

联合国对这些问题不能持超然态度，不能不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大会必须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它就是对《宪章》的失职。

古巴再次重申，它坚信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是不能偿付的，因此必须取消；在不影响金融社会的同时，履行债务义务的资金可能来自于对军备开支进行小小的削减。因为军备开支目前威胁着所有人类的生活，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对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有关的这类问题的唯一、真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在于加强和执行大会在1974年通过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们一再地问自己，人们还要担负这一沉重的负担多久呢？国际社会还要等多长时间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并给许多的人提供一个更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现在的生活只是短暂的和艰难的。联合国在这一努力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我们希望第四十一届联大将对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原则带来新的生命，如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国际发展战略都继续有效。我们期望着所有国家批准海洋法公约，以避免拥有先进技术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海洋和海底进行任意的开发。我们希望那些想维持一种威胁我们世界上的和平和稳定秩序的人将给予这些问题以认真的考虑。

拉丁美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进行侵略的历史，其目的就是要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和把他们至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这一漫长和可悲的历史的许多章节都有古巴。二十五年以来，包括今天美国继续对我国实施非法的经济封锁，而且现美国政府还扩大了这一封锁。它继续侵犯我国领空进行间谍飞行。在关塔那摩的海洋基地仍然是一个违反我国人民和政府意愿的帝国在我国领土上的毒瘤。

一个类似和最新的例子是尼加拉瓜。美国在它在这一地区的盟国的支持下，资助和组织了侵略行动，继续违反尼加拉瓜的自决权。对桑地诺人民发动的肮脏战争使尼加拉瓜付出了残重代价，并使拉丁美洲各国与各国人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尼加拉瓜人民目前的命运只有在他们选择走向真正独立的道路时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最近目睹了美国政府的狂妄态度，它厚颜无耻地否决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在与尼加拉瓜有关的活动中严格遵守国际法院决定的决议草案。在哈拉里，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谴责美国政府无视国际法拒绝国际法院的决定。

人类绝不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违反国际法而不受惩罚，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大。无视国际法院的决定、随后否决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这是美国在该地区侵略升级的新步骤。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些新步骤。

自从桑地诺革命胜利以来7年多的历史表明，尼加拉瓜政府的谈判立场是灵活的，这7年也揭露了美国现政府的真正阴谋，这就是阻碍实现谈判政治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和平努力。

不结盟国家在首脑会议上谴责对尼加拉瓜侵略和袭击的升级，特别是侵犯其领空和领海，进行国际演习并采取其他恫吓行动，利用邻国作为侵略和训练雇佣集团的基地。它们认为这些行动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样，它们谴责美国拨款资助雇佣军，认为这是非法和不道义的，同时强调，这不仅侵犯尼加拉瓜的主权和独立，而且反对不结盟运动原则和目标的阴谋，违反《联合国宪章》。

萨尔瓦多的危机更为严峻。 尽管美帝国主义不断支持种族灭绝的政权，但人民对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周围的萨尔瓦多爱国者的斗争的支持继续增长。

不结盟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回顾了大会关于呼吁所有国家不干预萨尔瓦多内政事务的第39/119号决议之后，再次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建设性的立场，促进政治解决萨尔瓦多冲突。

古巴支持谈判解决中美洲的冲突，包括美国保证放弃对尼加拉瓜人民采取侵略行动，赞同在萨尔瓦多实现政治谈判解决。

我国支持拉丁美洲为谈判解决所做的努力，在这个范围内，尽管困难重重，但孔塔多拉和后援集团所采取的行动表达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愿望，这就是尊重它们的主权，免受北方大国的干预。

我们的美洲一直是帝国主义干预的场所。 如果我们要提一提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所有的干预的话——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古巴到格林纳达、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到哥伦比亚——还包括通过公开的帝国主义干预来扶植和继续掌权的政权的话，那么这个大陆上就无一例外了。

因此，我们必须重申声援我们地区各国人民为独立、自由和发展所进行的斗争；声援面对着皮诺切特残酷和亲帝国主义政权的英勇的智利人民，皮诺切特政权最近又加强了恐怖和镇压，为此，萨尔瓦多阿连德所提到的大陆或迟或早将会打开；支持蒙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的秘鲁；声援面对帝国主义破坏运动的巴拿马，支持巴拿马关于尊重《运河协议》的要求；支持玻利维亚要求得到承认的、有益的、主权和自由出海口的权利；声援30多年来一直蒙受亲帝国主义军事政权最残酷镇压的危地马拉，这些政权谋杀了8万多公民，称他们为“失踪”；声援巴拉圭，在那里由于长期的斯特罗斯纳暴政使国家流干了血；支持海地，它正在努力摆脱没有杜瓦利埃的“美国制造”的杜瓦利埃主义；并声援所有面对帝国主义渗透和控制结果的各国人民。

我们谴责帝国主义在波多黎各、关塔那摩、马尔维纳斯群岛和我们美洲的其他

地方保持军事基地，这些基地是对我们各国安全以及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的真正威胁。

正如卡斯特罗总统最近所说：

“在中东和北非，古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声援蒙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古巴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赞同巴勒斯坦人民的神圣事业，以及他们获得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利。无视这种权利不可能永远下去，在这种极大的非正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设想中东的和平。”

古巴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谴责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那一侵略造成数百人死伤和许多物质损失。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滥用否决权，联合国未能够谴责那一令人发指的行为。

古巴重申关于有必要继续努力结束伊朗伊拉克战争，建立和平、开始从这场本来不应当开始的冲突造成的损失中复苏的进程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古巴支持黎巴嫩人民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正义事业，古巴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为捍卫民族团结、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所进行的斗争。

古巴再次驳斥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上保持军事存在。

古巴最强烈地声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和平统一祖国、迫使美国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出其占领军所进行的斗争。我们重申自己的立场：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应由南北朝鲜共同主办，否则古巴将不参加那个只会用来支持世界上那个非常富有镇压性和臭名昭著政权的运动。

古巴支持在严格尊重阿富汗主权的前提下，寻找政治谈判解决西南亚的形势。

在当今世界上，数百万人民渴望和平，然而，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当今的人类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战争和破坏的威胁。

事实上这不是一场战争的问题，而是由拒绝消失的殖民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新的殖民主义挑起许多战争的问题。

撒哈拉人民仍然不能行使自决权和独立权，尽管他们准备进行谈判以公正和明确地解决他们这个地区的冲突。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战士——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人民的代表——正面对着摩洛哥政府的顽固态度，摩洛哥政府拒绝讨论实施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我国重申支持撒哈拉人民，敦请尚未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承认该国。

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在南大西洋造成了类似的局势，这种军事占于1982年给联合国的两个成员国带来悲哀。联合国未能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唯一的原因就是联合王国拒绝承认这种主权，并坚持要使这种殖民主义的、不合时宜的局面永久存在。大会通过了几项决议为谈判解决这个争端提供了途径，应该尽快通过谈判解决这个争端。

波多黎各继续处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尽管连续几届美国政府使用谎言企图掩盖这个事实。最近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就该国人民的殖民主义形式通过一项决议，承认他们的独立权和自决权，承认他们的拉丁美洲特性和民族特性，承认在听取了几十位请愿者的请愿后委员会有必要继续注意这个问题；这些请愿者代表了该国的所有政治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波多黎各处于从属于美国的地位，因此完全有权利自由地选举其政治地位。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提一个无疑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影响的问题。我们是在财政情况不肯定的阴云下参加第四十一届大会的，这种局面是由于美国对民主的多边组织实行讹诈政策和压力所造成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由于其工作早已处于这种压力之下，该组织的工作是符合国际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府使用不道德的压力破坏联合国原则的新的企图，这是对《宪章》的肆意践踏。不错该组织需要进行行政和管理上的调整，但把这称之为政治现象则纯属捏造，根本原则就是有一个政府企图要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的行

动屈服于它的意志，这就是“财政危机”的根由。决不能让《卡萨鲍姆修正案》和美国其他法律诡计象许多把达摩克里斯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上。

美国立法机构制订这些法律条款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承担了国际承诺和义务。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因此需要进行解决。古巴将尽力为改善联合国的行政和预算管理作出贡献，支持任何旨在诚实地实现这个目的的倡议。同时古巴谴责并反对任何破坏联合国民主完整的行为，谴责并反对任何试图压制或破坏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利益有关的方案的行动。

在威胁着联合国命运的这个时刻，所有相信联合国的人应该采取共同努力重申联合国的原则，支持联合国为和平、发展和我们人民的幸福所做的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

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在这个讲坛上我们阐述了古巴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看法，我们重申了我们支持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自从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承担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以来，二十年过去了。自那时以来这个决定得到了安全理事会和许多国际组织的批准。国际法院已经宣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是非法的，是违反国际法的。联合国对南非有义务撤出纳米比亚的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凭借第435(1978)号决议联合国通过了得到普遍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

但是国际社会的努力却遭到种族主义的南非的蔑视，南非凭借其与美国政府的无耻联盟而得到保护，并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南非不仅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在那里推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还把纳米比亚变成其对独立的邻国，尤其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跳板，从而使南部非洲成为今天紧张局势最危险的中心。

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所恰当的指出的：

“种族隔离是殖民主义制度的直接后果，是用武力剥夺非洲人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奴役他们的儿童，在全世界贩卖他们的儿童时所采用的那种残暴方式的直接结果。种族主义能得到延续，完全是因为得到了美国和北约组织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把南非看成其战略盟友，原料的来源，投资的市场和跨国公司利润的来源，牺牲的则是成百万非洲人的血汗”。

这些国家被比勒陀利亚所作承诺的意思就在于此：保护它们公司的肮脏的利益。这种承诺实际上是要摧毁人类尊严，排除所有独立的可能性，把种族隔离这颗毒瘤扩散到该大陆的其他地方，使这块大陆屈从于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必须要求消除种族隔离。

将要打碎在南非的这种可耻制度的腐朽结构并使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获得胜利的这场强大运动现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以协商一致意见赞成立即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对南非实行制裁以迫使它遵守联合国的意旨。

“不管是美帝国主义者还是南非种族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在哈拉雷说，“都在尽力要使古巴的国际主义部队撤离安哥拉，企图把这些部队的撤离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对此安哥拉政府和古巴政府联合作出回答：‘实施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停止对安哥拉的一切威胁，停止这场肮脏的战争并停止对雇佣军匪帮的支持，这样防卫安哥拉南部战线的两万名古巴战士就将开始逐步撤军。其余的古巴军事人员只有在安哥拉和古巴主权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都认为方便的时候才能撤离。’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只要在南非存在种族隔离，只要那个国家仍然受到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府的统治，就不存在安哥拉或南部非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安全，纳米比亚的独立只能是幻想。”

我必须重申，只要有必要，这就是说，对安哥拉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的威胁没有停止之前，种族隔离没有消失和纳米比亚没有独立之前，古巴随时准备留在安哥拉，以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

现在是将言论变成行动的时候了。本大会必须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比勒陀利亚伙伴们作为阻挠纳米比亚独立借口的所谓联系政策。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必须谴责帝国主义者同博塔法西斯主义的可耻联盟，要求立即停止它们对种族隔离的罪恶支持。加强和扩大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它们就能为反对种族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为争取独立和社会公正而继续成功地进行它们的解放战争。

距离南非种族隔离垮台挪近一天，那怕一个小时就意味着遭受痛苦和正在进行反对压迫斗争人民少流一天的血和减少一天的痛苦；这也使人类少蒙受一天的耻辱。

正如卡斯特罗主席在哈拉雷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作战先锋的人民感到自豪的是，“向世界表明，如同昨天和明天一样，在今天，什么也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永远束缚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希萨诺先生（莫桑比克）：我非常高兴地代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祝贺乔杜里大使一致当选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的职务。他担任这样崇高的职务表明我们对他作为一个干练和有经验外交家的杰出品质表示信任。我相信，在他的主持下，本届会议的审议将获得成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完全愿意在他履行其职责时予以充分合作。

我还要赞赏卸任主席德皮涅斯阁下，他干练地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十届大会的审议工作。

我愿再次赞赏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对联合国事业及其实现《宪章》原则与目标所表现出的热忱和献身精神。我还愿表达我国政府对看到秘书长在充分恢复健康之后再次同我们在一起感到十分满意。

本组织面临国际舞台上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扩散，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南部非洲是冲突十分集中的区域之一。种族隔离政权以其政策和作法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种族隔离制度推行种族优越和出生在南非的欧洲人部落负有神圣使命的理论，对大多数人民实行有系统的屠杀，种族隔离政权是犹太复国主义。

种族隔离政权同犹太主义一样企图通过侵略与占领将其意愿强加于该地区。因此，它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部分领土。它还进攻邻国，其中包括那些脆弱的、经济、军事和人口力量对南非政权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

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天遵循的是希特勒颠覆和破坏他国而使用的武装匪徒伎俩。

在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和其他南部非洲国家里，由南非训练、装备、运输、组织、资助和指挥的武装匪徒对人民和他们的财产犯下了滔天罪行。

希特勒要建立日尔曼欧洲的野心又以南非关于建立在出生在南非欧洲人政权统治下的国家群体理论而重现在我们的地区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性质，这一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南非内部的南非人民十分勇敢和坚决地反对这一罪恶政权。在过去两年里，这一英勇斗争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南非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进步民主势力领导下，已经开始改革南非社会和建立平等、自由与公正。

他们更认识到了他们所进行事业的正义性。各种形式的刺杀和屠杀都不能阻止人民的运动，这就证明了，手无寸铁的人民只要团结起来、有决心为一个正义事业而战，就能够使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机器陷于瘫痪。

南非人民通过这场斗争正在开始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白人、南非各种信仰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在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并肩战斗。

甚至在班图斯坦，人们也在起来反抗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同伙，已摧毁了一个四分五裂和顺从的南非幻想。

在解放斗争进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战的主要力量。它一直坚持为实现自由宪章原则而进行解放斗争的燃烧着的火炬。所有民族主义组织，不管它们是政治、工会或宗教性的组织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业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

南非人民为获得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决心在日益增长。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非人民要把自己从种族主义镇压下解脱出来的强大决心下，使用了残忍的镇压机器。这样，在过去两年里，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年轻人和老人被投入监狱、遭受酷刑、被禁止自由活动和遭受刺杀。

这些爱国者和英雄的勇气证明了人民不再害怕政权的镇压机器。赤手空拳的南非人，面对装甲车和子弹在决定着他们自己国家的未来并保证南非将会取得自由。我想再次声明，我们声援这些英雄的人民和他们的斗争。

南非人民为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所进行的斗争是与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平行的。他们的斗争得到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无条件的支持。

自从本组织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以来，20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我们通过了无数个宣言和决议，要么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要么谴责南非拒绝执行大会和安理会所作出的决定。

几天以前，召开了专门讨论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联合国第十四届特别大会。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在此未能对南非殖民主义一致采取有效措施。我们惊讶地看到，我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声称对纳米比亚独立这一根本问题持一致意见，但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遭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监禁、酷刑和屠杀感到莫不关心。这些

人继续把古巴国际部队的撤出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 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不得不进行的武装解放斗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表示怀疑。

当压迫政权继续无视或者就象所说的这个政权继续对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挑战的时候，殖民地人民又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当殖民主义政权蔑视它已经同意的联合国决议和向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挑战，当它拒不接受能够导致领土真正获得独立的对话时、当它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逮捕、实施酷刑和屠杀时，当它把该领土变成一个监狱使每一个居民都受到武装士兵的长期控制时，纳米比亚人民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没有任何道义和宗教的理由能够要求这些人民更加耐心。

在独立斗争的历史上，纳米比亚人民首先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人民在这里的代表重申了它们有权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它们独立的权利。 欧洲用武器与希特勒的占领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战斗。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为民族解放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

由于史密斯非法政权的顽固态度和一些国家不执行本组织所实施的制裁，津巴布韦若不进行武装斗争就不可能获得独立，也不可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纳米比亚原属德国的殖民地，在60年代就应该象坦噶尼喀，布隆迪，多哥，卢旺达和喀麦隆那样获得独立。 历史事实证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安哥拉现有的形势毫不相干。 当南非宣布吞并西南非洲时，这片领土仍然是由葡萄牙部队驻扎的葡萄牙殖民地。 在安哥拉获得独立8年之前，联合国建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这片领土获得独立之前进行管理。 比勒陀利亚反对这一进程。

在1978年，安理会以一致赞同的投票并在南非的默认下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 古巴军队已经在安哥拉的主权领土内。 南非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没有提出说这个问题阻碍了这片领土的独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曾提出其他一些说法。 只是在这一些说法被克服以后，南非以及这个或那个国家还把古巴军队的存在提出来作为不能成立的借口。

因此，比勒陀利亚是在阻挠对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把任何一国人民的独立与这个国家人民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都是不道德的和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对这些问题它们没有干预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南非对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进行的活动，今天和以往一样都是为了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占领，并防止国际社会把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上。

比勒陀利亚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它得到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共谋。它们使得南非当局能够赢得更多的时间，建立条件以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和摧毁它们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反对联系，并且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接受基础。决议必须立即和无条件地得到执行。

当人们在谈种族隔离的时候，这意味着南非不断对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和人民进行侵略。当人们在谈论武装土匪和有组织的恐怖行动时，它是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部非洲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颠覆所喜欢的工具。南非的战略是要实现区域统治，试图把我们的国家变为种族隔离的温顺的工具。

安哥拉的部分领土仍处于种族主义分子的占领之下。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领土的侵略和占领。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护并以各种形式从军事上援助安盟傀儡匪邦。我们强烈谴责对本组织的一个正式成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我们要求南非军队立即和无条件地从安哥拉撤出。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未能免遭这一侵略和敌对政策的颠覆。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武装土匪正在对我国发动一场真正的不宣而战的战争。这一场战争就是恐怖主义行动，例如有计划地破坏村庄、学校、医院、农场以及糖和茶厂。由比勒陀利亚出钱的恐怖主义分子残酷刺杀了农民、外国技术员、学生、护士、传教士、修女以及各种宗教的教士。

例如，据估计自1975年以来的整个颠覆活动摧毁了500所学校，使得9万名学生不能上课；800个商店被毁灭不能开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产品销售；十分之一的卫生医疗单位遭到洗劫。

这只是外部侵略对莫桑比克影响的几个例证。我国政府估计，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直接造成了4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个估计还不包括引起生产瘫痪和束缚销售分配、运输和海运制度的间接影响。它也不包括恢复被摧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成本。

这些针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恐怖主义行为具体地执行了一个外国构想的战略。只有由外部力量作出计划才能如此野蛮，才能有如此猛烈地摧毁性，才能如此完全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和人性。

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和其他帝国主义集团正在进行活动把武装匪徒的活动阵地转移到南非以外的其他国家，以便把这个地区各国人民和种族隔离的冲突扩大到某些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去。

我们经常重申坚决谴责恐怖主义。我们对于这样的事实感到担心，即给莫桑比克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恐怖主义集团成员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公开合谋，而这些国家却自称是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的先锋。

南部非洲的经验告诉我们，种族隔离是一种本质凶惨、好战的制度，它拒绝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它与这个地区人民之间的冲突。鉴于消除种族隔离的解决办法没有得到比勒陀利亚当局的任何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比勒陀利亚政权关押南部非洲人民真正领导人并实行紧急状态法，拒绝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谈判；并胆敢违反迫使这个政权结束与邻国关系的好战政策的协议和义务。

在劝说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种族主义政策的外交斗争的历史上，西方国家本身也遇到了南非的顽固态度。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不具有自我纠正机制，种族隔离是不能改革的。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马谢尔主席的话：

“没有民主的种族隔离。没有仁慈的种族隔离。没有和平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否定正义、平等，否定社会相互影响。种族隔离是违反任何一项人权的制度化表现。种族隔离象殖民主义一样是不能够改革的。种族隔离象殖民主义一样必须被根除”。

种族隔离政权在“适应或死亡”的口号下吹嘘的所谓改革，只是企图蒙骗南非人民和国际公众舆论，平息普遍反抗，这样就可以保障白人少数至上并使这种状况永久化。

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显示出它对通过对话尽快结束这个制度的劝说无动于衷。正如我们在巴黎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国际会议上所说，某些继续拒绝对南非实行有效措施的西方国家应该告诉我们，当它们否定武力、制裁和压力而南非否定对话时，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些国家应该告诉我们，鉴于种族主义政权本身进行假改革运动的失败，我们应该选择何种道路。认为制裁最伤害南非黑人并将影响这个地区各国的经济的说法并不是连贯的说法。

在南非没有比死亡本身更加糟糕的事情了。在那里每天发生死亡和谋杀，甚至死尸在运往坟地的路上也遭枪弹。治安的人也遭到枪击而变为尸体被埋葬。这就是为什么南非人民要求进行制裁来缩短他们的痛苦。

在谈到制裁对于邻国的影响问题时，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马谢尔在哈拉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上说：

“事实上，南非自1975年以来，除了通过侵略进行破坏之外，已经对这个地区的各国实行了没有公开宣布的制裁”。

南非认为对它实行制裁是不道德的，而它却对邻国实行了制裁。种族隔离政权有计划地摧毁了保证这个地区各国经济生活的通讯运输系统。

南非通过颠覆，通过听从它指挥的武装匪徒，通过进入莫桑比克港口马普托、巴伊拉和纳卡拉以及安哥拉港口洛比托，企图阻挠南部非洲人民的经济解放，南部

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目前正致力于南部非洲人民的经济解放。在这方面，至1985年止，种族隔离政权给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所带来的损失估计为100亿美元。

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必须得到根除，消除种族隔离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有效、一致和有力的措施。

我们这里要重复我们在许多场合向所有会员国发出的呼吁，呼吁它们谴责并通过各种手段与南非好战政策作斗争；呼吁对非洲国民大会和其他正在为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而战的其他南非民主势力进行道义上、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呼吁它们反对正在毁灭我们这个地区的武装匪徒和国家恐怖主义；并要求今后南非结束它对恐怖主义者的支持；呼吁它们向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提供具体的多方面的援助，从而使这两个前线国家能加强它们的国防能力，维护它们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保障对内陆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港口和铁路系统能够正常运转。

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二十二届最高级会议，和本月在哈拉雷召开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部非洲的两个特别宣言。在这些宣言中，这些国家和政府首脑重申了它们致力于并决心通过彻底摧毁种族隔离制度，为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现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决心。它们表达了支持这两个组织响应载于英联邦国家关于南部非洲的协议中英联邦国家提出的要求。

这两个组织的国家与政府首脑采取了必须实施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如下措施：第一，迫使南非政权改变其政策，第二，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支持在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和其他国家致力于减少它们对种族主义南非的依赖的努力。

我们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支持和充分执行上述宣言。

在过去的十年里，萨哈拉人民在马格里布地区，一直为实现它们的自决权和独立而斗争。这个权利是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并年复一年的反复重申。秘书长为了找到谈判解决萨哈拉冲突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认为是积极的。我们强烈希望这些努力将导致摩洛哥国王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直接对话，从而贯彻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我们表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支持他们为实现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其中包括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我们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阿拉伯国土全面无条件的撤军，要求以色列严格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特别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联合国两个会员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正在进行的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战争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事情。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的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愿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的强烈愿望。我们呼吁冲突双方遵守这些决议。

东帝汶人民继续为反对外来占领和尊重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而英勇地斗争。我们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为寻求一个与东帝汶人民的真正愿望相一致的公正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努力。我们邀请有关各方，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贯彻联合国的决议。我们热烈欢迎东帝汶民族独立阵线，该组织使毛巴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的火焰熊熊燃烧。我们重申我们坚定地支持东帝汶民族独立阵线。

关于朝鲜半岛，我们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朝鲜民族所作出的努力和提出的建议。我们反对两个朝鲜的想法。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一个统一的高丽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接纳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中美洲的冲突必须结束，必须有一个尊重该地区人民的独立和主权的解决办法。我们谴责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我们呼吁立刻停止对尼加拉瓜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国际法院的裁定得到尊重。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特别注意并重视把印度洋变为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区的问题，这一问题载于联合国大会第2832(XXVI)号决议。我们对在该地区有外国军事基地的存在表示关注，这些外国军事基地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我们反对任何旨在无限期拖延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企图。

今年被宣布为国际和平年，人类的注意力继续放在裁军问题上。普遍的和全面的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是来源于人类要求保护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并确保星球本身的生存这一需要的。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由整个人类来完成。我们认为十分紧迫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核大国，应该集体地或个别地采取有助于全面裁军的积极和具体的步骤。

只有所有国家都抱有一个现实的和负责的态度，才能使我们保证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有安全和安宁的环境，并为子孙后代开拓一个和平、繁荣和幸福的未来。

我们要赞扬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支持核裁军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单方面暂停核试验表示赞赏，这体现了它推动核裁军的愿望。

对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来说，裁军不仅仅是意味着把人类从全面毁灭中挽救出来，它还意味着各国沿着发展和走上兴旺的道路前进。

耗费于军事目的的财政、物质和人力资源是违背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民的意愿的。我们不能接受现在的局面，即每分钟用于生产军备的费用大约有\$200万，而与此同时有30个儿童因饥饿、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亡。这是与人类团结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军费开支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要高出25倍。

不发达状态是对各国人民进行发展的合法权利的否定，它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下决心消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鸿沟。

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大会把1986年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根据这一决定，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做法，以教育全体人民向往、捍卫并保卫和平。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在这一全球性的教育和为和平而斗争的运动中，通过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

同时，为此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协调促进国际和平年的各项目标的内容广泛的计划。并为此于7月在马普托举行了国际和平讨论会。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宣言所作的反应，是根据我国人民决心和平生活并致力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减少冲突的愿望。

在莫桑比克，正如在整个南部非洲，和平仍然是一切男女老少的主要愿望，而不管其种族、信念和社会地位如何。这是每个人都深切热爱并十分爱惜的理想。

在这一方面，我要完成一个令人愉快的任务，给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捎一个信，或者说是一个呼吁，它来自我国的一群儿童，然而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希望世界和平的其他儿童。这一些儿童不仅想到现在，他们还想到未来，即人类的未来。这些儿童是把我作为庆祝国际和平年协调委员会主席给我写下面这封信的：

“地球给了我们，作为我们居住、爱恋和诉苦的家。

毁灭地球将意味着毁灭着地球上所有的居住者。或换句话说，我们将无异于无家可归，只好睡在旷野上。

更糟的是：它的毁灭意味着所有居住在这个了不起的星球上的人的灭亡。

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走向这个灭亡。我们处在这场灾难、这个屠杀、这个令人恐怖的罪恶的边缘。

因为现在，我们就象一个手榴弹，一旦导线拉开就将爆炸。我们就象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将爆炸。

是作为人的我们自己正在带来我们自己的灭亡。是作为人的我们自己，

正在确定最后审判日。

我们杀人、谋杀、掠夺、毁灭……

我们把我们的智力用于武器生产，而不是用于促进健康、教育、科学和有意义的技术。

今天，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大粪堆，而我们是其中的蛆虫。

饥荒、悲惨、战争、毁灭……

我们的星球正在害病，只有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才能治好它。

要寻找这一种治疗办法并不困难：我们只需要相互谅解。

……请爱儿童、花朵、人们和我们自己。

请爱我们的生命，真正给我们提供了住所的世界。

然而在这许多热衷于毁灭的人们中间，仍然还有信仰未来、信仰人类有能力进行建设并保卫建设的人们。

在枪林弹雨中间，仍然还有希望建立和平并使这个了不起的星球称为人类居住的宁静环境的人们。

在卑鄙与不正义的包围中，仍然还有希望保护鲜花、田野、儿童的人……他们爱这一切。他们愿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舒服的和乐快的居住环境。

我们属于一些人们，因此我们感到傲骄。虽然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卑鄙、战争、暗杀和毁灭性的破坏所带来的饥荒等严重后果，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莫桑比克人民过着宁静的日子。

看到儿童在城市、在农村、在村庄，悠然走向学校，而不需恐惧他是否不回来……或回来父母已亡。

我们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由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为和平和正义事业而战斗的人来教育我们。他们带来了平等、团结、正义和热爱，他们还

将捍卫这一些。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战争不断，这就是那些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的人的卑鄙品质所造成的，毁灭已经占居了他们的头脑。

然而，历史已经教育我们，正义终将胜利。 信仰和平和正义价值的人以及和平终将胜利。 我们将获得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我们的所有人，对于热爱和平的儿童，1986年在我们的斗争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因为众所周知，它是国际和平年。我们的国家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庆祝活动以支持和平。

我们以及我们的国家对联合国的会议作出迅速反应，表明了我们和平问题以及和平的维护的关注。 作为一群儿童，我们也要为国际和平年作出贡献，以证明我们赞同联合国宣言，并赞同联合国为促进和平而作的努力。

我们的贡献是很微小的，只是两本独立与和平的书。 选择这一题目的原因是，没有独立便不会有和平。

另一本是热爱与和平并致力于和平的人们的心事。

第二本要达到各个人对世界及其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并表达了为和平而永远进行斗争的决心。

……这些都是我们所参加的、得到联合国协助的和平倡议竞赛的成果。

“我们委托作为庆祝国际和平年协调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个为人权而斗争的伟大战士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先生，把这两个册子交给联合国总部。 我们希望，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机构能转达我们的倡议，使得整个世界都能知道我们是多么热爱和平并要为和平而斗争。 我们愿意并决心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倡议不至于此。 我们要体现和平与热爱精神，我们要因此采取行动。

“我们要过幸福的生活，定要把幸福生活留给后代。

“这是建造未来和保护现在的最好途径。过去握手言欢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热爱和平。

“和平热爱者声明：希泽拉·马琼戈，塔蒂亚那·卡巴可，哈比巴·马尔塔·格布扎，伊莎贝尔·西莱西奥，萨罗姆·西莱西奥，西纳姆魏姆巴·纳马舒鲁亚，奥斯卡·纳马舒鲁亚，塞希奥·纳马舒鲁亚，埃内斯托·多斯·桑托斯，尼因平·恰桑诺，钦瓜恩·马布托，阿塞·马布托，埃杜阿尔多·马特辛埃，恩里克·马鲁，小萨莫拉·马切尔。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荣幸地向秘书长提交这两份材料。第一份材料是一本185页的书，它由从各国的葡萄牙文的杂志和报刊上选出的有关争取和平斗争的文章和图片组成。

这本书中还有选自几位作家、统计材料以及对科学家、作者和热爱和平的人士的采访以及他们的讲话。这是儿童对于和平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思考的结晶。

第二份材料也有一百多页，其中有一些人的签字，包括几个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学生和教师，他们不仅签了字而且同意为和平问题专写文章。

我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儿童的名义，要求秘书长向整个国际社会表达这些儿童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

22年前的今天，1964年9月25日，莫桑比克人民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发起了把莫桑比克及其人民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壮丽的斗争。

我们今天纪念这一日子，标志着我国人民行使民主的权力，参加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活动的开始。就在现在，莫桑比克第二次大选正在全国进行，它将体现和巩固我国的民主性和广泛的基础。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莫桑比克人民参加争取我们地区、非洲和整个世界和平斗争的开始。因此，我们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一起同心协力地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今天在1986年的9月25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一个非洲的、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庄严的讲台上重申，我们拥护《联合国宪章》，决心为实现《宪章》的原则和目标而斗争。

因此我们高呼：为了各国人民的解放和独立，为了人们和国家间的民族和平等，为了正义，为了合作与发展，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斗争。

菲拉斯先生（摩洛哥）：首先，我代表摩洛哥王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本届大会主席的当选。我们相信，他的政治家的杰出才干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是本届重要会议成功的最好保证。我们特别满意地看到他主持我们的工作，因为在他所代表的国家孟加拉国和摩洛哥王国之间有着兄弟的纽带和众多的联系。

也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德皮涅斯大使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我们在上届会议开始时赋予他的任务，再次体现了他杰出的才干和对联合国组织的坚定的信念。*

我们愿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再次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敬意和赞赏，感谢他在过去的五年中所作的不懈努力，争取使联合国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设一个稳定和各国相互合作的美好世界发挥自己充分的作用。自当选秘书长以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勇敢无私地不断寻求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他提出许多倡议和措施，已使联合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潜在和实际的武装冲突。

在他第一期任期结束的时候，秘书长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贡献应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赞扬。我们向他保证继续进行合作。

去年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总结联合国的成就，分析阻碍联合国实现我们自己所制定的目标的弱点和缺陷的机会。我们感到宽慰地注意到，各国完全一致地重申，《宪章》的原则依然完全有效，各国已清楚地表明愿意促进和加强联合国组织，使它在今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

* 副主席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代行主席职务。

为此目的，大会用很大的精力讨论了如何提高联合国的行政管理和财政工作效率的问题，进而表达了我们集体的信念，只要使联合国的结构和工作方式合理化，大大地改进联合国的财政状况，联合国就能为解决困扰我们世界的许多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目的而组成的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值得我们本着加强对联合国信赖的精神给予认真的考虑。

摩洛哥代表团积极地愿意为采取合理的、客观的决定作出充分的贡献，以促进联合国的效力以及应付联合国负责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都一致宣布 1986 年为国际和平年。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表示了开创有利于和平的新理想和新行动的决心，这一点今后将继续成为联合国组织的基本目标。在宣布国际和平年的时候，我们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指引下提出的：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所有的国家都承担义务，这种义务就是采取坚决行动避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冲突、不干涉政策、裁军、以尊重自决原则的精神实现非殖民化并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和平还需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积极的和持久性的努力。

当然在世界各地已经举行的许多游行有助于世界公众对以系统和创新的方法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的紧迫需要，以便实现联合国的目标。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国际舞台正象过去一样继续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动荡不安的局势，造成这一事态的原因是由于许多紧张局势的温床继续存在，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并且在世界上不断进行毫无控制的军备竞赛。

在南非迄今仍然存在着以国际社会相对抗的最负有爆炸性的局势。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其违背历史进程的反动政策，它正在维护并加剧对南非人民的压迫。尽管为了促进一个民主的多种族社会的诞生已经提出了各种倡议，但是南非政府仍然加强其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当局提出的紧急状态和它所犯下的各种罪恶以及违反最基本人权的行径再次提供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毫不妥协的证据，同时也证明了南非当局拒绝对全世界因其种族歧视政策所表示的普遍义愤做出反应。

南非政权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和最为神圣的人民价值，它选择了一种毫无

希望的冒险政策并不断地对前线临国发动侵略行径，这样就在南部非洲普遍播下了战火的种子。

为了支持南非人民和本大陆的其他部分的人民，摩洛哥王国将一如既往向他们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援。

由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南部非洲目前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险，因此它已使得整个国际社会重新一致考虑对南非实行制裁的计划。我们希望，大会将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就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问题做出决定，以便迫使南非政府尊重大多数人所制订的法则和基本人权。

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其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8年已经过去了，这项决议确立了一项和平和民主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却再次玩弄阴谋诡计设法阻碍以便阻止实施将会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摩洛哥王国再次重申它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兄弟，并号召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以便使纳米比亚从南非的非法占领中解放出来。

40年来，中东一直成为血腥冲突的舞台，这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作为伟大宗教的摇篮和世界一部分的这个地区，从太古时候起古老的文明就在这里枝繁叶茂，它一直是一块亚伯拉罕儿女和睦相处的土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在这里相处和睦，通过他们共同的天才为丰富和繁荣人类文明的遗产做出了贡献。在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种和睦相处关系的模式已经延续了很多个世纪。特别是在摩洛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和睦相处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一直维系到今天，我们对摩洛哥王国中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区别抱着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做一个摩洛哥人和对这个国家的神圣价值所负有的共同义务。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不能不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极大的痛惜，在过去40年中在中东所出现的悲惨事件以及在这一时期中摄政者所经历的沧桑变化已经是敌对主义情绪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人民已经进而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

的共处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应当努力想一想，我们是完全有可能逾越现有的障碍，并重新回到以往我们和睦相处的时代的，那样一个时代是允许亚伯拉罕的儿女一起为建设地中海世界的一个最杰出的文明做出一致的贡献。

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必须恢复它的理智并认识到是它自己的利益迫使它停止那种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种立场破坏了和平的道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权利，特别是他们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和重建自己国家的权利，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情况是，建立和平需要以色列全部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东的这一不幸问题的解决将能够使这一地区的人民重新取得相互谅解并重新建立他们祖先所保持的和睦共存的风尚，这将是使他们取得进步并重新使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地区获得繁华的力量的源泉。1982年在非斯一致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中已经包括了这种对未来的看法，这项计划确立了公正和持久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最为适宜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遗憾地看到，得到广泛赞成的现实和建设性的行动受到了以色列的阻挠。

我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实现一个和平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已经提出了若干项寻求全面解决以色列阿拉伯问题的方案。其中已经提到了一次国际性会议或一个筹委会，以及召开一次国际讲坛的可能性。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在我们寻求实现这个动荡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时候，必须以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任何获得有关各方和主要国家支持的解决办法都将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我们认为，召开一次由有关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就足以履行这种必要的义务，另外那些在这一地区有着至关重要利益并负有全球责任的国家也可以为寻求实施一项全面的中东和平计划提供一个必要的讲坛。

摩洛哥和黎巴嫩之间有着许多紧密的联系。 我们和这一兄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并对民主的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负有同样义务。 因此我们不能不再次重申，我们极其关心10年在黎巴嫩存在的悲剧和动乱。 这一兄弟国家所遭受的悲剧正由于外国的干涉和外国部队的存在而更加严重。

我们深信，如果结束外国武装部队对其领土的占领，黎巴嫩人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并能够恢复其和睦及完整。

联合国的两个会员国及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兄弟残杀战争的继续是引起我们极其关注的另一问题。 这一冲突已进行的为时过久，它早以造成大量的生命损失，并随时有可能给整个海湾地区传播灾难。 然而，寻求调解和结束这场战争的努力并不缺少。 联合国、伊斯兰会议及不结盟运动都作出了努力来说服交战双方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和和平解决其争端。

我们并且承认，伊拉克已表示出诚意，并以多次同意接受谈判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最终注意到对它发出的许多呼吁。 智慧、理智的呼声以及该地区各国人民本身的深远利益要求这样作。

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是有些国家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受到剥夺，这反映于外部干涉和外国占领。

摩洛哥王国坚决捍卫完全尊重独立、领土完整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紧急呼吁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以让这个国家恢复其不结盟、自由和主权国家的地位。

联合国秘书长为和平解决该问题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

我国深感遗憾的是，民主柬埔寨的领土仍在外国占领之下。 我们仍然认为，越南部队必须撤出，以使该问题和平解决，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持久和平。

外部干涉也同样严重地破坏了中美洲的稳定。 摩洛哥赞赏有关国家为建立地区协调行动和排除对其内部事务的外部干涉所作的努力。 国际社会应义不容辞地支持和鼓励孔塔多拉集团的各项主动行动，因为其目的是旨在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

该地区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建立和平解决的机构。

关于人们所称的西撒哈拉问题，过去10年来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向本大会陈述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

但是，我要提及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进展，具体地说，即联合国秘书长所进行的和平主动行动。事实上，摩洛哥王国和其他有关各方一样收到1986年3月20日秘书长的一封信，其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建议：

“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1986年4月9日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的指导及其私人代表的参与下，在纽约开始旨在撒哈拉实现停火和组织公民投票的谈判。”他还说，“应该理解，这些谈判将在冲突各方之间分别进行”。

有关各方都以书面形式对这一呼吁作出积极反应，同意上述安排及所建议的目标。

于是，联合国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在这基础上1986年4月和5月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室内进行了两轮谈判，此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向各方递交了一份完全涉及公民投票各个方面问题的备忘录。我要告诉本大会，摩洛哥王国已经正式严肃地同意组织一次旨在实现自决的公民投票，并由联合国来监督和保证。

摩洛哥王国一直以真诚和建设性的精神参加并将继续参加联合国秘书长所开始的斡旋过程。哈桑国王陛下最近于今年7月15和16日访问纽约时庄严地证实了这一点。

摩洛哥认为，这一进程需要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因为它是联合国基本原则的一部分，即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各人民有权自决。因此我们应该鼓励联合国秘书长及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继续他们的努力，以实现该问题的公正和最后解决。

我们希望，这一解决将导致撒哈拉各民族之间所固有的和睦和对话，没有这种和睦和对话我们必须将仍然是动乱和外国野心的牺牲品。

作为一个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这一重要的航海通道岸边的地中海国家，摩洛哥非常重视维护地中海的和平与稳定。我国将不遗余力地把地中海地区变为和平、安全、合作及没有紧张和冲突的地区。我们认为，在地中海北岸和南岸的各国之间进行合作和共同努力，是实现上述目标的良好方式。

最近几年来，恐怖主义不断给世界各地带来浩劫。这一罪恶的祸乱威胁和侵害无辜的生命。它严重地危及人的尊严自由和各国的稳定。摩洛哥一贯反对任何违背人类文明价值的做法，谴责任何恐怖主义的行径。

我国代表团对全世界日益认识到有必要战胜这一邪恶表示欢迎。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记得，阿拉伯领导人在1985年8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和根源。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国际社会去年表明了自己的信念，认为有必要提高国际公众舆论对这一祸害危险性的认识，并且增加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以便制止恐怖主义行径及其根源。

联合国自创立以来一直极为重视裁军问题。我们意识到各国安全、发展和裁军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不断地努力争取通过具体的措施，以便能够制止激烈的军备竞赛。

令人遗憾的是，已经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程度的军备仍然在不断增加，这自然增加了我们合理的关切。

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仍然处在贫困、悲惨和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这场疯狂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巨大的开支，每年高达几千亿美元。

在这一方面，订于今年7月举行的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会议并没有举行，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不幸的是，我们还注意到，我们仍然远离我们为自己确定的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作为多边谈判唯一机构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处于僵局，不能就裁军，特

别是核裁军和化学武器方面的优先问题达成一项国际文件。

在双边谈判的构架之中，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特别是在核裁军方面提出建议和反建议。

最近，两个主要大国的代表特别是在日内瓦和莫斯科进行的接触和举行的会议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希望，希望即将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将会产生显著的成果。

在我们审议国际经济局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一场长期存在的危机仍然在慢慢地发展，无论对这些症状的严重性，还是对如何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新的国际秩序的目标已经成了蔑视的目标，《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遭到了反对，国际发展战略被忽视，多边合作削弱了，发展不足作为当代的一种典型现象的特点已经被有计划地被否认了。尽管我们处在一个日益缩小、相互依存、不断扩大的世界里，但是发达的大国仍然喜欢用零碎的措施来对待持久的全球问题。

这些国家一方面进行贸易和技术竞争，同时又把自己的资金和预算方面用于其他目的，结果造成了经济政策不符合发展的要求。

我们大家都承认，这场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这场危机既不是循环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结构方面的不足问题所造成的。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监督、财政、贸易关系和发展前景，这些因素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场危机的主要特点是，不断增加而实际上又无法解决的债务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加紧、以及资源的反向转让。

具体地说，如果不能把各种资源大规模地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共同对付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性商业惯例，如果不能恰当地稳定商品市场，如果不能根据债务国的增长和发展战略以新的形式重新安排债务和贸易条件，那么发达的债权国、发展中的债务国以及国际金融和银行机构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外债危机。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如果不能在此大幅度地降低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增长

到历史水平的实际利率，如果不能稳定加剧世界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波动过大的汇率，那么就不可能缓和债务危机。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全面和综合的考虑，某些国家的活动就会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应而不断被抵消，这样就根本没有机会重新进行增长投资和发展。

因此，摩洛哥王国认为，建立一个多边监督机构，就可以大大地促进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且使这些政策符合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机构能够以对称和合理的方式共同寻求全面的办法，来解决普遍危机、增长和发展的有害的问题。

没有任何理由使联合国的工作和审议不能帮助寻求各种方式和方法来举行一次有关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会议，这样的会议能够保证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那些国家的利益。

以另一个区域为代价实现一个区域的繁荣越来越不可能不危及我们共同未来的基础。

至于大会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第十三届特别会议，尽管对会议产生的所有影响进行估价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一项谨慎的支持政策和国际社会作出的不明确的保证，不能同我们的共同责任相提并论，也不能同一个经受了痛苦考验的大陆的悲剧相提并论。巨大的承诺和具体明确的条件是非洲人有信心的行动，但是还没有对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必须面临最严重障碍的一个债台高筑的大陆的需要产生影响。粮农组织预测，到2000年在这个地区：

“可能有连续不断大规模的饥荒，粮食的进口甚至有可能使最繁荣的非洲国家走向破产，许多国家会发现自己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某些国家毫不犹豫地称非洲为“失去的大陆”的时候，我们相反要欢呼我们大陆在争取复苏、发展和尊严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勇敢的努力。无论如何，摩洛哥希望，国际社会将在动员财政资源、发展技术能力以及减免外债负担和在一个恰当的国际机构里偿还债务等方面满足非洲的需要。

我们的世界组织是世界上各国人民能够在其中建立团结，战胜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和悲剧的唯一组织。

我们的分歧、我们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的思想不应当成为我们一起并存以及在各国之间建立合作的障碍。我们必须从《宪章》的原则和理想中吸取我们需要的物质，来建立一个全人类都能在其中享受和平、安全和进步的更美好、更坚固和更仁慈的世界。

主席：在请希望就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代表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就行使答辩权发言不得超过10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代表团必须在议席发言。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作行使答辩权发言是为了就萨达姆·塔卡利蒂总统特使今天早晨的发言谈几点意见。他在发言中徒劳地拼命侮辱本国际组织的智慧。萨达姆·塔克利蒂总统特使向每一个被打败的侵略者一贯所作的那样，满口谎言。

首先，萨达姆总统特使塔里克·阿齐兹先生似乎忘记了在1980年9月17日日伊拉克全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萨达姆·侯塞因单方面宣布伊朗和伊拉克1975年3月6日签属的《阿尔及尔协定》无效，而该协定是萨达姆·侯塞因自己签属的萨达姆那天说：

“我向你们宣布，我们认为1975年3月6日的《阿尔及尔协议》无效，因此宣布它从此无效。”

这位所谓的伊拉克总统在向伊拉克全国的电视广播中撕毁了这一协议，宣布：

“该协议只是用于我们弱的时候，现在我们强大了，再也不需要它了。”

第二，萨达姆·侯塞因这个家伙为了尽力向帝国主义势力效劳，随后于1980年9月22日向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阻止我们热爱的伊斯兰革命。它之所以攻击我们的革命，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革命，而且今后也是如此。

第三，萨达姆·侯塞因这个家伙忘掉了——他的特使今天早晨实际上也忘掉了，他们正用热爱和平的假面具来掩盖其侵略成性和扩张主义的真面目。这是每一个被打败的侵略者一贯玩弄伎俩。他同样忘记了，至少在痛苦的两年内，伊拉克侵略部队占领了我国四个重要的省份——胡齐斯坦、巴塔隆、卢里斯坦、奥尔德波尔琼。当时我们正处于革命之后的时期，百废待举没有一支军队和警察部队，迫切需要维持国内安全，反对美国和独裁政权参与支持的反革命势力。伊拉克正是趁这个时候进行了机会主义、鄙卑和扩张主义的行动，占领了我们的领土。他们就是在我们处于革命混乱的状态中发动侵略的。

第四，萨达姆·侯塞因总统忘记了他所侵略的一场革命在刚刚取得伟大胜利之后，立即关闭了国王时期在德黑兰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使馆，并以巴勒斯坦使馆取而代之，让巴勒斯坦的旗帜在以前是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大楼顶上高高飘扬。由此，伊拉克政权一定是故意为本区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效劳。

萨达姆·侯塞因总统特使塔里克·阿齐兹先生同样忘记了，在他们入侵我国时，伊拉克新闻部出版了一本题为《阿瓦兹》的书，其中说明了他们的罪恶用心：重新划分包括我国一部分重要地区在内的地区版图，根据萨达姆·侯塞因总统的口味和兴趣改变其中城市和村庄的名字。

我想在此原引两段话。当他们1981年1月18日占领我国一部分重要地区时，他们说，他的国家——即萨达姆总统的国家——达到了和伊朗接壤的正确边界，接那本划分新的版图、载有新的名字和新的定义的《阿瓦士》一书中预言的边界，他们还说伊拉克永远不会撤出目前占领的阵地，甚至不惜维持将其武装部队在这些地区内再驻扎10年。

1981年1月22日，萨达姆·侯塞因总统在与武装部队士兵的会晤中再次宣布：

“伊拉克武装部队永远不会撤回至与伊朗战前的边界……伊拉克武装部队有能力深入和彻底占领伊朗的任何一部分，摧毁任何一庄城镇。”

大会知道，联合国文件也表明，这么多城市被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部队夷为平地。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这个家伙的特使对联合国在强加于人的战争中的作用不高兴。我要提醒他，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室、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都是联合国的组成部分。秘书长办公室为抑制、如果不是完全停止至少是部分停止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对我们进行的化学战作出了重大重贡。秘书长于6月12日达成了一项暂时停火协定，象1975年的协定一样，该协定被萨达姆侯赛因违反和取消，并尽管秘书长多次发出呼吁，该协定永远没有再生效。秘书长对控制伊拉克罪行——例如众所周知的对城市的战争和对贫平的袭击——作出了重大贡献。秘书长提出著名的八点计划……

主席：很遗憾，我不得不打段伊朗代表的发言，因为10分钟时间已经过去。因此，我请他结束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我将尽力而为。当我们对秘书长八点计划和所有呼吁中的建议作出积极影响时，伊拉克侵略者不高兴了，并指示说，他们十分谨慎地作出了反映。就和平而言，伊拉克占领部队没有资格提出任何和平建议。我认为，《联合国宪章》不应使一个侵略者发动战争，然后被打败时要求和平。这根据任何标准都是不能接受的，并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我们并不奇怪地听到伊朗代表对我国和它的国家之间的争端扯下新的谎言。它企图在这些谎言中歪曲文件，并捏造一些只存在于伊朗领导人、这些战争贩子和扩张主义者想象中的文件。我要求伊朗代表把它提到的文件原本交给大会主席，他谈到某些伊拉克的声明，特别是我国总统发表的声明，以及特别提到由伊拉克新闻部出版的一本书。

伊朗代表极尽歪曲之能事，例如他声称，伊朗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事实是

是人所周知的。正如他多年来所作的那样，伊朗目前的大部分武器是从以色列那里获得的。这里的美国报纸已揭露得有一个由某个以色列军事领导人领导的集团企图将武器偷运出美国。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伊朗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

此外，他声称，伊朗是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这也是一个谎言，因为伊朗政权是建立在伊朗领导人地波斯人歧视的基础上的，伊朗领导阶层迫害所有的伊朗少数民族，并且目前正在对伊朗的库尔德人进行战争，这一领导阶层是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歧视基础上。伊朗的所有宗教团体受到迫害。至于对是谁挑起战争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们已经要求伊朗代表团和伊朗接受一个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甚至由联合国领导的仲裁委员会。我们已经同意，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组织应当试图确定挑起侵略的一方。伊朗拒绝了这些建议，以及伊拉克提出的其它建议，最近的一个建议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今年八月二日向德黑兰领导人提出的。

应当指出，通常，不象世界任何其它地方的外交，伊朗外交的一贯做法是千方百计地维护战争，并要求继续进行战争。这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的外交是截然不同的，在其它地方，如果确实发生了战争，就使用和平手段来停止战争。因此，我们看到，伊朗人害怕实现和平的和平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谴责，参加本届联大的代表团谴责了这场战争的继续，并要求实现和平，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也要求实现和平，并对战争的继续表示谴责，这使伊朗和其统治者、以及他在这里的代表恐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在本届联大上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他们或者不在座位上，或者即便有人到会的话也是看上去在打瞌觉。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要求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只想提一下关于在伊朗的少数民族问题，我愿对那些不知情的人解释一下，即在伊朗的所有宗教少数民族都在议会中有一些席位，不管他们在伊朗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如何。基督教徒有两个席位，祆教徒有一个席位，犹太人有一个席位。在美国有七百万穆斯林教徒。但他们没有被分到任何席位。我们甚至不知道犹太人有多少席位，但据我所知，只是在伊朗少数民族才不受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影响，在议会中得到席位。

关于反对萨达姆总统建议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唯一的事实，是伊拉克代表团唯一正确的声明。我们完全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的所有建议。萨达姆总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资格。他是一个罪犯。根据正义的原则，罪犯一般是要上法庭的。没有人会与他们谈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与罪犯谈判。关于和平的建议，我们认为和平在我们地区是必不可少的；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期望我们地区的全面和持久的和平，为了取得这一欢乐的和平景象，我们正在作出最大的牺牲。我们正努力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

但让我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从侵略者、罪犯、发动化学战争的人、以及那些袭击平民地区和民航飞机的人谈判的。他们必须受到惩罚，而我们将努力申张正义。

谈到谈判和调和，我只想引一段萨达姆·侯赛因总统1980年9月28日讲话中的一段话，当时一个来自我们共同朋友的阿拉伯地区代表团去巴格达要求萨达姆总统把他的血腥部队撤出我国。

他的答复如下：

“我愿向你们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宣布，我们已经挫败了某些阿拉伯领导人的所谓在我们和伊朗之间调和的企图。”

在这一段引文的第二部分的第二段中，他说：

“一个阿拉伯人”——这是萨达姆的话——“如果不去支持战斗中他的阿

拉伯兄弟，那么就不应采取调和的行动。那么至少他应该保持沉默，尽管这远远低于我们的最起码的期望。”

我想战争的历史已众所周知，但是伊拉克代表团必须说点什么，否则回到巴格达，他就会在萨达姆总统愤怒的眼光下陷于麻烦。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伊朗代表刚才说了一些关于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总统的粗鲁的话，这些话是完全不适合在这一庄严论坛上说的。确实，正象成语所说的：看果便知树。

这就是伊朗代表团和伊朗的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我只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领导阶层特别是所谓霍梅尼的道德和残暴，他在国王统治时期被驱逐出伊朗来到伊拉克，他得到的只有友善和慷慨。他在伊拉克作为客人住了十五年，但当他在伊朗得到权力后，就忘掉了那些热情的接待，象一个背信弃义的人那样对待伊朗。在象阿拉伯成语所言：如果你帮助一个善良的人，他将十倍地报答你，但如果你帮助一个卑鄙的人，他将恩将仇报。

所谓真正的罪犯，就是引起这场战争、并使这场战争持久化的人。在此我不想提出任何伊拉克的文件，只想提一个伊朗的文件。1986年9月25日，法新社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国王倒台后伊朗政府第一任总统巴扎尔甘的信。在这封给霍梅尼的信中，公开指责霍梅尼要对战争负责，称他是对这场使伊朗走向灾难的战争及其继续的唯一负责人。这封信是伊朗人民的谴责的证明。如果在伊朗代表所有声称尊重联合国的发言中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那就是他提到了秘书长提出的要点，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为什么不接受联合国和安理会关于争端的解决呢？

下午8点10分散会。